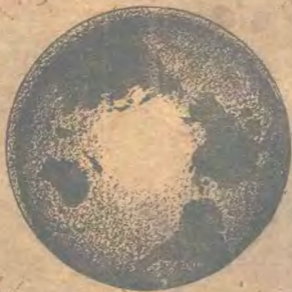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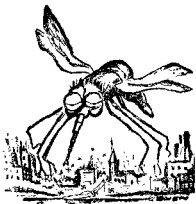
# 變激的界世

編錄 杜 著等生訂史



版出社究研題問界世

# 世界的激變



史汀生等著  
杜鐸編

世界問題研究社出版

世界激變的

原著者

史汀生等

編者

杜鐸

出版者

世界問題研究社

經售者

大馬路書店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漢口交通路四十一號

每冊實價三角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版

## 編者的話

這是一本反侵略的國際政論集。原著者都是站在國際和平陣線方面的政治家、學問家、前進記者……從八一三到最近，凡是代表世界公理與正義的政論，都收集在這兒。從這兒，我們可以看到國際主持正義者的公論，世界反侵略者的主張。

全書內容包含十六篇論文，立論正確，文筆流利。每篇可以獨立閱讀；但也有一貫的意義：下面幾點就是本書的系統——

- 一、沒有法紀的現世界的瘋狂狀態的暴露，並指出其危機；
- 二、概述中國抗戰爆發後的歐洲現狀及其動向；
- 三、揭露意大利的陰謀與統治阿比西尼亞的無辦法的姿態；
- 四、最近英國的反動外交，與世界和平問題的影響；
- 五、記述納粹法西斯魔手下的犧牲者——奧國，及其對於世界弱小民族的教訓；
- 六、看看世界激變中的美國人的態度及其自辯的言論；

七。國際人士對於中日決鬥的觀察與分析；

八。推測遠東問題與世界問題的前途。

關於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戰爭以及中國抗日戰爭的詳細的觀察與分析，不久將另有兩個小冊子與讀者見面。

這本書，希望能給研究和注意國際時事動態的青年朋友一點幫助；同時在文章的技術上，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因為這樣的文筆，在中國的政論作家中是難得找到的。

世界在激變中，我們要以最大的注意去留心它的前途；光明的到來！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一日漢口

## 目 錄

無法無天的世界.....	一
「局部」戰爭與世界戰爭.....	一
援助中國運動在英國.....	一五
國際聯盟和法國失敗主義者.....	一八
歐洲的棋局.....	二三
墨索里尼的戰略.....	三五
阿比西尼亞被征服了嗎.....	四四
奧國，一個歷史悲劇的教訓及其影響.....	五一
張伯倫外交與世界和平.....	六五

一九三七不是一九一四	七八
不要援助世界和平的敵人	八五
美國參戰與人民投票	九二
中日風雲的前途	九九
祝中國友人新生	一〇二
論中日對立形勢	一〇五
日本必敗與遠東前途	一一三

# 無法無天的世界

## 一個嚴重的錯誤

當一九三一年，日本藉口自己「製造」的「事件」開始侵略中國，破壞了莊嚴的義務，撕毀了牛打以上的條約，蔑視了國際聯盟的時候，却有許多政治家和報紙主筆們在拚命的讚揚她，認為國聯一切關於制裁的討論都是「多此一舉」，對於日本在中國「宣揚文化」的工作大可不必「干涉」。

而且，當美國建議英美合作集中力量來制裁日本的時候，我們直到現在才知道（當時我們並未知道），美國的建議是被直截了當的拒絕了的。

秩序和平的力量之失敗之日，即是騷亂和無秩序的發動之時。西班牙是滿洲事變合乎邏輯的結果。日本侮蔑西方列強的成就，直接激使了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德國在萊茵區，和他們在西班牙的行動。整個集體安全制度完全失敗了，而大不列顛却是要靠着牠來保障牠的直接和主要的利益。



事實勝於雄辯，在下面倫敦每日導報簡短的事實敘述中告訴了我們失敗的程度：「日  
在華北的勢力，目下真是不可一世。她對於英美方面保持和平的希冀，完全加以藐視。她深  
知不論英美或蘇聯絕不會爲了保障法律的尊嚴和中國主權的完整而躬冒危險。她在窮兇極惡  
的破壞她親自簽訂的九國公約和四強公約，在這些條約中她承認過尊重中國的主權和獨立。  
並且她斷定國聯絕不會採取有效的行動，盟約的義務因種種的限制事實上等于並不存在」。  
國際和平解決爭執和維持法律尊嚴的機關現在是破產了。侵略者與被侵略者間是沒有別  
種東西來作緩衝的。

### 遺憾和「空談」

看過了那些事實，我們再來看下面一段倫敦時報所得的結論，試問我們還有何可說：  
「無論在世界何處，英國人民的權利和財產是不容侵犯的；日本現在應該切記她在東亞  
的行動絕對不能妨害大不列顛合法的權利。」

日本人當然完全了解這種論調不過是一種「空談」，如果日本在遠東真的侵害了她的  
合法權利，她也是一無辦法的。當時報寫這篇文章的時候，英國政府正在向日本政府提出抗  
議，一星期之後，才得到答覆，關於這個，時報社評說：

「一個英國大使在駐在國領土以內受到侵略者的攻擊，並且受了重傷，這種發行實在是無可倫比的。」

這種事件的確是重大的，但是我們能做什麼呢？這篇社評在結尾裏這樣的寫着：

英國政府將無疑的知道如何可以得到滿意的答覆，他們或者可以安心，如果他們決定採取某種「必要的行動」時，全國將一致給予有力的援助。

這更是一種「空談」——毫無意義的空談。因為英國並無確實得到滿意答覆的把握。至於「必要的行動」呢，那對於這種事件必要的行動根本就是沒有的。

現在，倫敦時報在熱烈的希望英美合作了，可惜時候已經太晚了點。

但是，如果我們翻閱美國前國務卿史汀生在他所著的遠東的危機來看，我們可以知道他一再指出英國許多報紙，連時報在內，對於一九三二——三三的日本所採取的侵略政策是在直接鼓勵着的。當時英國政府拒絕聯合美國制裁日本之舉，正如史汀生氏所說：「是使一般人——包括日本政府，認為這是給予美國的一個打擊。」

日本立刻看到英美合作的破裂，並且就引用了英國政府和英國報紙對美國建議所說的話來做她侵略的藉口。

無足驚奇，日本對於美國照會的答覆是可以預想得到的，正如英國一位歷史家所說的一般是一種「近乎傲慢的諷刺」。

### 帝國主義者的不合邏輯

如果是在從前的話，只要有二十分之一二像咱們現在所受的侵害就足以使整個大英帝國起而迴旋了。我們可以看到多少青年的英國人因此受着痛苦或犧牲，好像現在德意青年在西班牙和岡比西尼亞所受的一樣。

不過這些青年的英國人的犧牲所代表的是狹窄和自私的帝國主義。他們也許說這是爲了「大英帝國的安全。」可是在事實上，他們的死對於帝國的安全並沒有什麼好處。

英國今日是處於在她的歷史中比較最爲可怕的危險包圍之中了，可是我們却不爲所動，在可以制止的時候來制止日本的侵略才真正的保障了我們的和平，同時也安置了和平與秩序的基石，使得別人也可以得到安全。不過狹窄和無益的目的能够喚起莊嚴的英雄主義，可是遠大的目標却反而什麼都喚不起來。

同時這也真是一個奇蹟，因爲在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五年保衛大英帝國是含有着遠大的目標的，所以帝國者就不需要這個保衛了。在從前帝國主義者的方式下，帝國主義者如果將

制止日本和意大利行動的緣由僅要認作是簡單的爲了帝國底利益時，每個強硬派就都要要求激烈的行動了。但是，當日本和意大利現在真的威脅到國聯和大英帝國的時候，這股強硬派卻又似乎是希望這種威脅成功的。

### 阻礙的力量

還有一件更奇怪的事情是：那般對於日本加以鼓勵的人們，一面在讚揚她，在讚揚我們對她的退讓，在讚揚意大利的侵略，在默認意大利在地中海上造成使我們戰略地位非常危險的狀況，在希望弗郎哥的勝利，同時對於我們重整軍備的功能還繼續有着一種可憐的信仰。可是，不論我們現在所有的軍火是如何的多，如果集體行動不能建立起來而政治情形仍舊是像現在這樣的崩壞，要想保衛國家是全然不夠的。

只看咱們國防的局面吧。我們的政府決定了以不能坐視法國的被人壓倒爲大不列顛國防的定則。而我們所推行的外交政策的原則，也是根據於如果法國被人打倒英國將無國防而來的。所以政府以從來未有這樣的堅決態度來維護法國。假如法國受到侵犯，英國軍隊將再要開到她的境內來。

當上次同德國作戰的時候，俄國，日本，意大利，羅馬尼亞和美國都是站在我們這邊。

我們的勝利是比較靠得住的。下次戰爭中，我們將要看到意大利站在一邊而美國則立於圈子之外，我們有什麼可能勝利的機會呢？唯一可以勝利的希望也許是蘇聯，她具有從未有過的軍事力量，可能的和我們站在一邊。

如果掃開蘇聯，英法同盟的危險必然非常大，而防衛的（換句話說，阻礙的）力量必然非常小。可是我們的帝國主義者仍然堅持着認為和蘇聯聯盟是不法的，並且堅持着如果德國和日本聯合起來進行「消滅」蘇聯，我們應該爲了反社會主義文化的利益而欣慶。大部份的英報報紙還在以善意的中立保證德、意，日一個一個的去破滅那些繼續生存和強盛爲我們自己的安全所萬不可缺的國家。想一想我們在世界大戰中的地位，當我們所有的同盟國都完蛋了以後，我們要這一百萬萬元的軍備又有何用？

### 危險的退却

對於每一個威脅的聯軍熱狂和退却熱狂的奇異結合，表示在中國，西班牙，和非洲的侵略者還是不確定的，假如是確定的話，我們當然要抵抗。到處可以看見強暴，「既成事實」政策，突襲得到驚人的成就。非法的暴行不但完全不受處罰反而因爲燬滅了條約的尊嚴，國際的義務，慈愛，憐憫而增高了權力和威望，在幾年前是不會有人相信的。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 「局部」戰爭與世界戰爭

從一九三一年東三省事變到阿比西尼亞，從阿比西尼亞到西班牙，又從西班牙而轉到中國，可以劃一條很分明的進展線：就是「局部」戰爭的演進。「局部」戰爭的方法，是日本跟其他法西斯國家的聯繫之一，這可以證明現在統制日本的力量，完全是法西斯性質的。

「局部」戰爭的理論是什麼？「局部」戰爭的運用方法又是什麼？這個名詞本身就是狡猾的，因為有些人們，惟恐戰爭從遙遠的地方如東三省和阿比西尼亞等地蔓延開來，惟恐他們自己「文明」國家也有捲入威脅文明的大戰的危險，這個名詞正好打動了他們的心弦；有些和平國家，雖然重視國際正義的秩序，但是却不用武力來干涉侵略國和被侵略國間的衝突，這個名詞更影響他們舉步不前。因此，侵略國家認定這個名詞動聽而且有用，自然是毫不足奇了。對於國內人民，他們故意說軍事征服是爲了民族的光榮，以掩飾他們的掠奪性。對於那些動搖不定的國家，他們又提出一套捏造的理由，強說他們缺乏土地和原料。他們說，他們不是盜匪的國家；但他們被列入「無」的國家（Have-nots）隊伍中，這是不公平



的。他們沒有的東西，是誰也不肯給予他們的，他們只好自己動手；但他們却願意向所有的「文明」國家保證；他們只向幾個「落伍」的國家奪取，並為維持文明世界領土的完整，他們更採取了「局部」戰爭的方式。只要「有」的國家能顧到他們自己的事業而不加以干涉，戰爭是決無延遲必要的。

這一切陰險的用意，在於掩飾侵略性和「局部」戰爭的目的。在意大利德國和日本，那同樣流行的哲學，把世界分成了「優秀」的和「劣等」的民族。它承認着優秀民族的義務和光榮，就是統治劣等民族並向他們剝削和收取賦稅，以維持統治民族的生存。它又承認前途除了不斷戰爭以外是沒有辦法的。因為當各優秀民族把奴隸人民分割以後，他們自己之間還將來一次爭奪。這是一種誇大狂的哲學，認定最後的世界戰爭是必要而且不可避免的。「局部」戰爭只是一種欺騙那些害怕世界大戰的人們的陰謀，同時還可使侵略國家，在他們所計畫的未來世界大戰中，處於較優越的地位。

東三省和阿比西尼亞的「局部」戰爭是成功了。西班牙的「局部」戰爭可不能這樣的順手。法西斯蒂滿以為這次戰爭也可以局部的成功，但是西班牙的人民却挫折了他們原來目的；因為這種局部侵略戰爭的方法，最主要條件是在於速戰速決，這樣，可拿充分的光榮來

欺騙侵略國內的人民，並以可能最低的代價，取得大量原料，來改善他們的生活。這種戰爭，表面上儘管成功，結果却等於是失敗，因為它本身並含有決戰的意義，這只是法西斯國家對於未來更廣泛和更「決定」戰爭的一種準備。

去年夏天，日本在北平附近製造「偶然事件」，這很明白是又一次的「局部」戰爭，日本想從此控制平漢路，以威脅中國的心臟。日本希望這能嚇倒南京，而以和解來取得中國。可是，出於一般政治家和軍官的意料之外，中國全體士兵「敵愾同仇」的戰鬥意志，却使這次「事件」無法局限於某一個區域。戰事蔓延到天津，到上海，到綏遠……。日本碰到了一個團結的中國民族，這比所謂「地方事件」要嚴重得多了。

據我的推測，中日戰事的前途，可能有三種結果：

第一。日本也許可以摧毀中國的正規軍和空軍，使得中國無法動彈，因而提出媾和條件把中國變成一個巨大的殖民帝國。這結果是使世界大戰愈形迫近。因為這次的勝利，仍不能造成日本原料供給，工業品，國內消費和對外貿易的平衡。相反的，這還將使日本在世界市場上的傾銷競爭更形猖獗。因而增加國際上的惡感，而當日本較佔優勢時，就將增強它在下次大戰中的力量。這至少是一種可能的發展。

第二。中國抵抗的強力也許會使日本縮回去。如果這樣，日本威信的喪失，和中國統一團結的增強，將使遠東全部形勢安定起來，歐洲侵略國家也將受牽制（他們原是趁着遠東有事而蠢然思動的），而世界大戰的慘劇，也可以無期的展延了。跟這個希望相反的，是日本軍閥拚死作戰的決定，他們主張即使馬上不能勝利，也要繼續打下去，直到日本崩潰纔罷休。

第三。最有實現可能的局面，就是日本征服中國沿海大部分的土地，但却不是決定的。到那時候，日本碰到了不易征服的內地，可又不能不去征服它。當英國實際統治印度帝國之前，非先行擴展到喜馬拉雅和阿富汗邊境不可；但英國從事征服的時候還只是十九世紀，日本在二十世紀，各種消耗自更形迅速而巨大。目前中國的一黨政府，也許會改成戰時混合政府。中國共產黨無論參政與否，必將一天天的重要起來，當戰爭發生之初，他們就表示願意受統一軍事機關的指揮。即使中國第一線的軍隊打完了，即使日本封鎖了海岸使國外的軍火無法輸入了，共產黨特殊的戰術必將增加重要性，那就是迅速的把農民組織游擊隊抵抗武器優越的軍隊。

外蒙也可能出來幫助內蒙抗日的暴動。只要日本大軍隨時準備進攻蘇聯，外蒙必將維持

一種小心防禦的態度。日本是無法冒險進攻蘇聯和外蒙的——日本進攻蘇聯時，必將同時侵入外蒙。日本大部的軍隊都分散在中國各戰線，要對蘇聯作主力進攻顯得是危險的。

假定世界看着日本征服中國的一半，控制了沿海所有重要的海港。但却無法深入以取得最後勝利，同時又不能放棄征服的企圖。這時候，日本當然將要求各國禁運軍火給中國，而要求日本自己有自由購買軍火和借款的權利，各國如果答應了這點，等於是跟日本共同侵略中國。當然，日本還將喊出反對中國赤化的口號，來博取各國的支持。它一定將說，爲了鎮壓亞洲的叛亂和世界革命的危險，日本不應獨擔負重任，別國至少應給予默契的支持，以使戰爭地方化。這樣，從日本的「局部」戰爭，我們兜了一個大圈子，又回到了忍受一個似乎大規模的但却是「局部」戰爭的似是而非的理論。

因此，我又提到了「局部」戰爭的原則，「局部」戰爭是侵略國家掩飾侵略的一種手段。這最後必將引起世界的大戰。在這種非常明白的威脅的表面上一切反對革命的呼籲，無論是理想的或實在的，都是胡說。在任何情形之下，一國的政治制度是它們自己的事情。打着反對革命旗幟的侵略戰爭，終究不過是威脅所有和平國家的商業和安全的侵略戰爭。因此，不動是一種假意的中立，結果只是幫助了侵略者。世界和平需要着每個民主國家特別是英

國，法國和美國對中國和西班牙的同情和援助，他們正在爲着保衛自決權而鬥爭着。只有支持他們。並且阻止「局部」戰爭的發生，我們纔能够避免威脅文明的世界大戰。（Pacificatlantis美國，Latimore著）

## 援助中國運動在英國

從寇東戰爭的第一天起，英國人民就站在中國人方面。教友，和平主義者，甚至保守派都在自發的抵制日貨運動中，同自由黨，工黨，地方組織，以及共產黨，團結一致。他們把錢和藥品送到中國去，並且要求英國政府同其他國聯會員國及九國公約簽字國共同阻止日本侵略。

反日的抵貨運動，開展得很快，日本廠家已不能不通知它們的英國進口業，說日本製造的商品將不用「日本製造」字樣，而簡單的用「外國製造」字樣。

但是這樣的抵制日貨，卻不僅限於消費者，全國合作社以及大的工商企業，都決議不買日貨。抵貨運動且伸入各地方機關，大小城市的市政機關以及鄉村的機關，都使日貨的銷路降低。倫敦市議會（工黨佔多數）購貨部，曾經通告，非經特殊的許可，不得購買日本完成品及用日本原料製造的物品。

大宗藥品由中國徵委會和中國總督送往中國。倫敦市長根據中國協會的宣言，曾經

發起募捐。此項市長基金，已經募集了好幾千金鎊。

中國委員會以一切力量，把中國募捐運動擴大到全國。委員會的目的如下：募集藥品和衣服；召集各黨派的民衆大會和會議；促進公共機關和私人抵制日貨；爲解釋日本侵略的工作準備演講和論文。

委員會已於十月七日第一批藥品寄給南京政府衛生署了。自此以後，每星期都有藥品寄交華中前線和華北前線。衣服寄運，已達二十噸，兩家船公司，藍煙愈和格林允許委員會免費輸送。

全國主要的各城市，已經開過很大的民衆大會。在倫敦日本領事館和公使館前面，舉行過抗議示威，在中國領事館前面，召開過表示團結的民衆大會。此外，可以看到無數的工人組織，教會和團體的議決案。在這些議決案中，要求抵制日貨，禁止一切替日本預備的軍用品輸出，特別是石油，組織船廠和鐵路上的工人活動，以阻止日貨或替日本預備的貨特運輸。工黨中重要的區委員會，世界和平運動英國支部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左翼圖書俱樂部

的無數集合，國聯同志會執行委員會，都作過這種決議。

但是援助中國運動還極無組織極不統一。英國反日運動的此種弱點，在布魯塞爾會議的

時候，表現得最爲明顯，那時英國政府一方面對會議怠工，使會議失其信用，另一方面，又積極與日本繼續它的和平談判。此種舉動並未引起英國人民深刻的印象。

此種缺點的補救，最好由工黨召集一切中國友人的團體，舉行全國大會和地方大會，來建議統一救濟工作，反對英國政府的敦國政策。（Rundown in Britain, 易程）



## 國際聯盟和法國失敗主義者

國際聯盟的問題，近來在歐洲的刊物上，一天一天成爲常見的了。法西斯的報紙，當意大利公使退出國聯的時候，便高叫着聯盟的「危機」和「破產」。波蘭外交總長柏克(Bek)，以極傲慢的最後通牒，出來對國聯說話，要求把國聯轉變爲「諮詢和調解的機關」，這就是說，把有效力的和平工具的國聯給以實際的清除。

國際聯盟未來的命運問題，法國的時報——這是「金屬工業委員會」，法國重工業聯合會的機關報，也在轉應了。

時報，用感傷而莊嚴的口吻，這好像是在公葬時常說的，提出了國際聯盟「分崩離析」的論調。至於這種「分崩離析」的時期，時報指示說，其一是日本的侵佔滿洲，其二是希特勒的佔領萊因地帶和設立武裝，其三是意大利對阿的戰爭，和其四是日本對華的侵略。

自然啦，這是對的，在所有這些時機中，國聯方面對侵略者並沒有實際的反抗，自不能使國聯鞏固，也不能提高其威權。但是時報歷數了這些時機以後，可並不會提出問題來問一

問：爲什麼國際聯盟不能給侵略者以實際的反抗？法國政策在國際聯盟可會起了什麼作用？

是的，滿洲被日本放手佔據鼓勵了希脫勒佔領萊因地帶。然而法國在這兒和在那兒表示些什麼呢？法國和滿洲；如像法國右派報紙所常常引證的話，是隔得復遠的，可是萊因地帶却正好是在法國的邊境了。現在是誰都知道了，希脫勒是不敢佔領這地帶的，德國的總參謀都是反對這一着的，並且只要法國有極微小的企圖，可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實際上給以反抗，魯齊萊因地帶便可以解決了的。

當時的法國政府向全世界宣告，要是一「斯脫拉斯堡在德國的炮口之下」，可不能忍受。即是這句話，正是當時的法國總理經過無線電而播送的，還是藏在虛無飄渺中，而法國的代表却前往倫敦，那裏已經準備給希脫勒的武裝萊因地帶以事實上的承認了。

至於意大利的佔領阿比西尼亞一事，則在一九三六年的一月，就對墨索里尼的侵佔阿比西尼亞實行逼勒，試問賴伐爾的訪問羅馬起了些什麼作用，這是大家瞭然的。在賴伐爾的壓力之下所實行的對制裁的立工，使整個的制裁系統，也使國際聯盟遭了不少的殃。

時報歷數着使國際聯盟薄弱起來的那些時機，却忘記提醒一下法西斯對西班牙的干涉。十八個月來怯懦而丟臉的「不干涉」活劇，使集體安全制度削弱了不少。然而時報是寧可坐

在弔房裏而不談弔繩的。所以在不久以前，希脫勒的親信機關報 *Falkischer Beobachter* 就公然在誇獎法國的外交部長台爾博斯，尊其為「不干涉政策之父」。

對侵略者退讓和縱容的政策，削弱了國際聯盟。這種政策的結果，便是法國的南疆，現在受到德國和意國法西斯主義從西班牙方面來的威脅。法國同其非洲殖民地的交通受到打擊。德國在地中海的東部鞏固起來。末了，日本在中國的侵略，又使法屬安南受到嚴重威脅。

從所有這些現實的教訓而來的結論，似乎應該自己問問自己吧。爲着要保護自己的生存利益，爲着要保持自己頭等歐洲國家的地位，爲着要不把自己的中歐盟國讓與敵人，法國自該下大決心來施行集體安全的政策了，來鞏固國際聯盟了，來組織世界上同利害列強的統一陣線了。

但是法國的工業家，鐵路，財閥和銀行大亨的機關報，做的却是完全另一種結論，他們出來反對侵略者麼？一些兒也不。

「一切這些現實，要是沒有見到是不合理和危險的，——法國的報紙寫道——誰如果存着空想，要法國到處都做起領袖來，而用緊決的行動去反對那些擾亂日內瓦學理列強，那麼一切這些現實，正好利明這種空想是妄誕的。」

這樣，依照時報的意思，法國是不該領導那種給法西主義侵略者以抵抗的運動的。實力保衛和平和鞏固國際聯盟的政策，確是能動員民主與和平的力量，然而這種前途，乾脆就嚇壞了法國大布爾喬亞的機器廠了。

「別對我們說了吧，……時報繼續說。實施這樣的政策，法國在國際的範圍內是能夠獲得人民大眾的擁護的。單只是採取這種方策的一種恐嚇性，也只是一種冒險了，因為這使我們那裏失去的同情要比得來的同情多得多。」

可是依那法國布爾喬亞機關報的意見，認為法國不應該領導民主各國爭取和平的運動，而好像小胆鬼似的，應該懼怕職員人民大眾來保障和平的事業，試問還有什麼是法國的本份呢？那裏除了向侵略者打拱屈膝以外就沒有什麼了吧。

於是乎時報，雖然真的是很謹慎的，就裝出這種投降的法國輿論來了。

「幻想着領導權的時候是過去了，」報紙上肯定的指出說。換一句話，便是法國應該拒絕歐洲領袖國之一的地位，應該改處在歐洲二等國的地位，應該將奧地利給與德國的法西斯主義，應該贊同捷克的解體，可能還應該出讓自己的殖民地，這種失敗的路線法國大布爾喬亞的機關報是虛飾地稱為「均勢政策」的。

這樣的政策，可並不是擁護各國和平陣線的團結。而是在對於法西斯侵略者集團前面的投降，並不是對那些放戰爭野火者的抵抗，而是在鼓勵他們，並不是鞏固和平，而是在接近戰爭。

侵略者的國家是從國聯脫離了。瓦薩人和德意法西斯主義的同黨也會從這兒脫離的。然而怎樣呢？現在正當侵略者在連接軍事同盟和在歐洲和遠東燃起戰爭的時候，國際聯盟的普遍化是不應夢想的。在這樣的環境中間，國際聯盟這是以保衛和平為號召的，要倚靠所有的國家實在是不可能的。至於侵略國的脫離國聯，可並不必俟時報所做的那樣，哭訴着聯盟的「分崩離析」，而恰巧是在加強擁護和平各國環繞着國聯而統一起來的前線。

也只有這樣的前線，才有同美國通力合作的可能，而美國正是沒有加入國際聯盟各國中間，能擁護保衛和平的唯一國家。也只有這樣的前線，才能對侵略者起實際的反抗。

法國工業家和銀行家機關報，對於虛擬的國際聯盟「分崩離析」的假哭假號，可欺騙不了任何什麼人。資本主義的失敗主義者鼓吹國際聯盟的變節。他們想望的是法蘭西民族的墮落和對德國法西斯主義的投降。(Pravda B. M. 今素)

## 歐洲的棋局

### 一 歐洲局勢之史的發展

自一九三二年，墨索里尼登台以後，意大利一直想向外開拓，想恢復羅馬帝國的大業，可是直到一九三三年，意大利自己還不知道這開拓政策應該採取什麼方向。因為南斯拉夫佔有了達爾馬底亞海岸，她同南斯拉夫不睦。她對法國也不高興，爲的是法國奪取了向屬意大利的薩伏亞和尼斯，佔有了意大利人口衆多的北非突尼斯，佔有了意大利半島西首的科西嘉島。她又與帝國主義的不列顛不睦，爲的是不列顛控制了馬爾太，又得了法國的默許，把地中海變成了不列顛領屬的大湖。而法國和意大利開形勢緊張的結果，是法意兩方在邊境都不得不有嚴重的防禦和戒備。

到了一九三三年，德國國社黨這個巨物出現於國際舞台，變更了歐洲的全景，法國趕緊向英國求幫助，求聯絡，以對付新危險。可是，不列顛却很冷淡，這也許因爲她想抑制法國在大陸上的權勢，也許只是沿循她在國際問題上傳統的政策。這使法國深感煩惱，她不得不向意大利和蘇聯轉念，她要把軍隊從法意邊境撤退下來，而轉向德法邊境，她要在德國左翼，

求得一個盟友，於是產生了賴伐爾墨索里尼的協定，和法蘇互助公約。

一九三五年一月，賴伐爾墨索里尼協定，實決定了意大利拓展的方向。意大利和緩了對法國的磨擦，放棄了她在歐洲大陸上的野心。法國則允許意大利在非洲放手，結果乃有阿比西尼亞的略奪。

墨索里尼既征服了阿比西亞，他即發表一篇演說，在這演說中，他說意大利已經是一個滿屋的強國，意大利之兼併阿比西亞在不列顛看來，是意大利對於她的非洲寶藏的侵襲。乃墨索里尼發表此言，不列顛乃認爲英意友誼復活的表示。可是這一個希望，並不會充分實現。雖然不列顛最初爲了阿比西亞問題，對意大利挑過戰，後來却在墨索里尼的狂吹硬嚇之下，急急退讓，她總不能忘却這一個屈辱。她爲要修補在地中海及近東的權勢的損傷，她開始培養她在地中海的海空軍根據地。

不列顛既決心在地中海上維持地位，並力圖增強，這自然激刺了意大利，而引起反感。因爲意大利是決心要擴張她的海空軍力，來增強她在地中海上的勢力的，而這只有在不列顛勢力的消失中，才能實現。所以我們應該明白，目前英意間的緊張局勢既非由於墨索里尼的隨意發脾氣，也不是一閃即行過去的。這局勢將繼續存在，直至地中海上未來的權勢問題，

由對峙中兩強的一方，自動撤退，或被擊敗退而得解決的時候才止。現在在張伯倫和畢索里尼間雖有友誼條件的交換。在外交大使和公使間，雖有握手的交際。但那由客觀因素而產生。當俄國，如果她的基本原因存在，她也將繼續存在。

意大利對於不列顛在地中海上再度努力的活動的答復，是她的對於西班牙內戰的干涉。我們如果說意大利的支持弗朗哥是因為她對於弗朗哥的法西斯見解，和反共政策表示同情，這是不至有些危險的，我們誠不能不承認意大利對弗朗哥有其政治的同情，但她之爲弗朗哥流血作錢，則確是爲了軍事的原因。這就德國來說，也是如此。我們如果不明白這一點，也就不能明白西班牙內戰的實質。

## 二 英意在目前

意大利雖然在重整軍備上有了進步，但是她究竟趕不上英國。自阿比西尼亞戰爭結束以來，不列顛整個帝國的重整軍備，實使意大利的地位減弱。不列顛控制了直布羅陀和蘇彝士，如果她對意發動戰爭，她就可扼住意大利的艦隊，而施以經濟封鎖。這經濟封鎖，是必然對意大利不利的。意大利要輸入多量的原料，如煤、鐵、油、木、和棉花等等。她的海外貿易的三分之二來自大西洋。她的輸入，有百分之八十，經由地中海。她的海岸線，綿長而



聯守，她只有控制了整個地中海，才能與她的非洲領土如里比亞，厄里德里，及阿比西尼亞等維持其接觸。

就爲了這些理由，英國如對意封鎖再加以由海軍基地——如馬爾太居伯魯等處——的襲擊，她可使意大利崩潰，甚至擊死。在意大利，她未嘗不可以襲擊不列顛在地中海的領地，或經由地中海的商業，以爲報復。但她決不能攻膠不列顛本部，也不能觸及在地中海一帶以外，不列顛糧食原料的來源。在作戰時，意大利是只好處於防守者的地位的。如果西班牙一貫親英，或者嚴守中立，意大利對英的無能，將永久無法解免。只有在西班牙的幫助之下，意大利才能脫出作戰時致命的地位。西班牙如果在意大利控制之下，意大利乃可對英取攻勢，她可以毀壞直布羅陀，可以威脅英國的貿易通路——地中海路與望角路——意大利端力擴展空軍的結果，當意阿戰爭時，表示她已經補償了海軍上對英的弱點。所以只要意大利控制了西班牙，或能在西班牙土地上立足，意大利就可轉變了她的弱勢的防守地位，而造成強勢的進攻地位。

知道了這些戰略的因素以後，我們就不必奇怪意大利爲什麼如此地熱望弗朗哥成功。所奇怪的是，英國方面竟有許多人同情於弗朗哥和叛軍，這也許是由於一種政治的成見（反社

會主義和反共產主義），超過了國家利益的觀點的原故。

以上雖然那麼說，但也有必須指出的一點，即今日的意大利，大體上已可算是一個滿足的強國了。固然，她痛恨英國在地中海上的優勢，她認定地中海應該是羅馬帝國的內湖，但她決不敢極端對英衝突，她對於西班牙內戰的干涉，是有理由的；因為她相信，目前世界列強中，決沒有一個敢發動國際戰爭。墨索里尼自己也是。決不敢以他的國家地位來發動冒險的。所以我們敢說，目前她決不敢對歐洲和平率先進攻。——除非她有了勝利的把握，她也決不會加入什麼戰爭。

### 三 二次大戰的主角——德國

在希特拉統治下的德國，那就難於估計了。國社黨政府所做的夢，只有經由戰爭的公判才能夠實現。加之德國國內的經濟危機，非常尖銳。一般觀察者以為德國迫於經濟危機的尖銳，或即將對外發動戰爭，以消滅國內的不滿，要了解德國的將來，我們不能不作更深的分析。

國社黨的社會哲學，主張消滅猶太人的勢力，淨化日耳曼民族，又主張遷到地上去。在對外政策上，國社黨主張統一所有講日耳曼語的人民，又主張東向擴展土地，為多產的日耳

曼民族活動。在實際政治上，則想（一）合併奧國，（二）合併波蘭，（三）合併丹麥，（四）合併捷克境內的日耳曼人居地，（五）合併波蘭走廊和西里西亞煤田，（六）合併蘇聯的穀倉烏克蘭，（七）合併瑞士南部的羅倫，以及其他國家境內的日耳曼人居地。

因德國轉着念頭的那些國家，沒有一國肯把土地交出來，所以德國要實現政治目的，只好訴之戰爭。德國自己知道這個事實，所以她加速進行重整海陸空三方面的軍備。她於一九三五年三月，一腳跌翻了凡爾賽條約中的軍事條款，於一九三六年三月，全佔了萊茵地帶，她總算恢復了國家的自尊心，獲得了獨立國家的國格。她在此種情形下，繼續重整軍備，這只有一個意義：——準備戰爭。她的重整軍備，無異為國際裁軍運動釘下了棺蓋，而使整個歐洲在恐怖下掀起擴軍。大家既爭着擴軍，則只要一件偶發的小事，就會燃着國際戰爭之火了。

#### 四 德國的將來

現在讓我們想想在力求達到目的的努力中，德國將趨於怎樣的極端？在什麼時期，她將發動戰爭？她將對什麼人作戰？

有一件事是決定的。即德國沒有忘却了她在上次失敗中的教訓。她之失敗，並非由於軍

事，而是由於經濟。當時使德國因飢餓而屈服的，是英國的海軍。所以英國如不站在德國一邊，德國決不能發動戰爭。在一九一四年，德國愚蠢地假定着，以為英國決不會幫助比國和德國等到後來事實發展，悔悔已遲。

在希特拉我的鬥爭一書中，他說到要同法國決鬥這一端。可是國社黨一上台，德國對外政策，却就有了一些改變，德國不再想從法國奪回亞爾薩斯，羅倫，從比國奪回敵本，美尚美第了。換句話說，就是德國不再要求西歐邊界的修改。此中理由，是很容易看出的。因為德國深知她如攻擊法比，必將牽入英國，而成第一次大戰時的局面，所以德國繼續表示願簽定西歐公約，以保證西歐現狀。這一姿勢，頗為英國的一批政客所歡迎，因為這可以永久免去德國對英的威脅了。

德國現在準備着三個方向，一是周到的整軍程序，二是經濟自足，以對付封鎖。三是在中東歐戰爭中，要西歐強國，維持中立。在這些準備未完成前，德國之發動戰爭是極端地成着疑問的。

要使美國維持中立，德國乃在英國大規模宣傳，使英國中上階級，一般地憎恨着共產主義，因而產生了親德的集團。——在上院，在倫敦市，在統治階級中，在軍人中，都有這種

人。據說英格蘭銀行總裁諾爾曼，首相張伯倫以及英國外交部中的重要分子范錫太等人，都是親德的。

### 五 英法德的外交

英國的外交，將終於採取一條直線呢？還是像過去一樣始終是曲折游移！在目前，英國的輿論，是非常混亂的。第一，有親德派，希望成立西歐公約，不干涉中東歐之事。第二，有反德派——以保守黨極端派的邱吉爾為中心——以為德國一在歐洲得勢，她便將奪取英國的海外利益。第三，有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他們從思想的根據，反德親法。

在這些混亂中間，英國的外交部不管外相艾登的意見如何，逕循着一定的路線做去，即勸法國拋棄她對於中東歐的政策。范錫太政策的目的，是迫使德國單純地做一個歐洲大陸的強國。所以英國默許德國重整軍備，於一九三五年六月與德國訂立海軍協定，勸告法國對德國重估案因事件讓步，警告法國勿幫助西班牙政府，雖然在國際法下，法國是有權幫助西班牙的。據知道英國外交秘書的人說：英國的外交部，曾鼓勵波蘭與德國政府妥協。它又鼓勵比利時解除對法的聯盟保證，而回復中立。鼓勵南斯拉夫不顧法國的勸告而親德親意鼓勵捷克親德的海勒因黨人活動，又暗中策動拆散小協約和巴爾幹協約，以減弱法國勢力。

從上述的討論中，我們可以下一個結論說：英國的外交部，是很秘密地在那裏做反法的工作，至少在歐洲方面是如此。

在目前，德國的外交部，是在玩着進攻的手法，而法國則力圖對付德國的活動，法國現在力圖恢復她在波蘭的勢力，所以屢有要人訪波。不過法波聯盟的復活，恐終不可能了。在將來，波蘭或將採取一種獨立的外交政策，——就是在法德戰爭或德蘇戰爭中，採取中立政策。

德國現在打算着：一方面立足於西班牙半島，一方面削弱小檢約和巴爾幹協約的勢力，間接地來削弱法國的勢力，法國因有她的聯盟國家和同情國家之助，在今日的地位，是相當堅強的，這情形繼續存在，法國決不會同意撤退她在中東歐的利益。她將要繼續主張——如蘇聯外長李維諾夫之繼續主張——和平之不可分割性，而且只准有一個歐洲公約，以保障國聯機構下各國的集體安全。如果辦不到這一着，倒至少應於西歐公約之外，另締一個保障中東歐和平的公約，這個是決不能得到德國的同意的。

## 六 棋局的佈成

法國以對捷對蘇的軍事聯盟，鞏固了她的地位。捷蘇之間又自有其軍事聯盟，結果是法

捷蘇三國的團結起來可以應付突發的國際事變。捷克又曾與小協約中的兩國——南斯拉夫，羅馬尼亞——有諒解，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又與巴爾幹協約中的兩國——希臘和土耳其——有諒解。

德國所希望的，是拉開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以隔絕中歐的捷克，——因為只有通過了羅馬尼亞或波蘭，蘇聯對捷克的幫助，才可以達到。德國對波蘭因有互不侵犯條約，可以不生問題。他現在通過了英國，以遊說法國，說就軍事勢力言，蘇聯是並不十分靠得住的。法國應取消法蘇公約中的軍事條款。最後，德國又用盡全力，在西班牙半島站了腳，希望對法作戰時，違法國之背，並斷絕法國對北非的交通，使法國所依靠的北非的人力和物資，不能運到法國，德國又希望各方面削弱了法國以外，並通過英國外交部，對法國加以壓力，最後她必須使法國同意簽訂西歐公約而讓德國在中東歐放手侵略。

法國是否會順人德國的計謀呢？斷然是不會的。歐洲由何國為主要勢力，在英國並無成見。她的利益，都遠在歐洲以外，而法國則決不能輕易拋棄她在歐洲大陸的盟友的。她不像英國，她是歐陸的強國，海外殖民勢力，僅居其次。又法國所爭的不僅是威力和權勢，她所要死爭的，是國家的安全。她的人口是停滯不前，人數又只當得德國的三分之二，而德國的人

口，還在增長不已。所以法國天然恐懼德國的進攻，而英國呢，只要德國不衝出英德海軍協定的範圍，她可不愁德國的進攻。所以任德國說得如何動聽，法國決不會信任德國。某一家說過，在法國，有派深恨德國，而左派則深恨希特拉。在這種情形下，說德國會放棄她在中東歐的盟友，是極端成爲疑問。

西班牙內戰問題，現方被置在一個均衡狀態下。我們不能說德國的計謀將如何地成功。在中東歐，則信國頗有進展，羅馬尼亞國王和內閣，大體上是親德的。親法的前外長蒂拉斐斯哥，已經失了勢力。羅馬尼亞有個親總的政黨威爾國，在柯特倫奴的領導之下，正在政變後活躍，而斯拉夫的總理斯篤那狄諾維區，是親德的，而王家則在英國勢力之下。希臘總理符達克薩斯，已是事實上的獨裁者，他無疑的是在德國勢力之下。匈牙利和保加利亞，那兩個所謂「一無所有」的國家，很有同德國站在一起的可能，只要有機會能使他們得到好處。所以我們可說，德國已偷地，從巴爾幹半島向法國長驅了，她對巴爾幹半島諸國的約解是經濟。

不過，在國際政治上，決無一成不變的做法。所以步步釘住着德國。希臘和南斯拉夫的親德政府，究竟可維持多久，是不能預料的。羅馬尼亞的親法派，雖然目前在失勢中，但



力量依然存在。巴爾幹的固有氣質，是不會變更的。

情形是一天天在變動之中，政治的預言，決不容易說。這裏有一點可以確說的，是如果有戰爭發動，這戰爭必是德國向中東歐現狀挑戰的結果。這戰爭，是否真的會到來呢？這全要看英國。德國決不會重踏一九一四年的覆轍。如果她探得英國會反對她，她決不會發動戰爭。如果她以為英國將守中立，那麼她放下了一條心也許要發動。如果在中歐戰爭中，法比守中立，則只要德國準備就緒，歐洲立刻會發生大戰。如是法國始終拉住蘇聯，而英國採取中立，也可以發動大戰，不過她的結局如何，是不能預知的。

在目前，兩個局面值得注意：一是西班牙，一是巴爾幹。如果弗郎哥得勝了。那就是德意勝利，就是英國在地中海的霸權完結，而第二次歐戰發生時，法國命運非常黑暗。在巴爾幹半島上，如果德國離間小協約成功，則戰爭發生時，德國可以於數日之間，蹂躪捷克，最後的問題則在蘇聯。她曾經阻擾了拿破崙的長驅，她是否阻遏希特拉的狂跳呢？(Modorn

Review印度S. O. Bose 余寬)

## 墨索里尼的戰略

英國與意大利間的戰爭此刻差不多已無可避免的了。看來這場戰爭暫時還得延期一下；原因是戰爭爆發的日期要由英國人來決定。英國人有一切東西：一個正在陸續擴充的艦隊；金錢并一個不斷產生新力量的經濟；除了自己本國人民以外，還有不列顛帝國，同樣的也擁有戰艦，軍隊并無法估計的經濟勢力。并且他們還有時間。

因此墨索里尼像肺病第三期的病人自知病將不起一樣，集中全部精力去組織一個帝國作最後的掙扎。三年前他幫助斐門反對漢志王國；實際上在這土人背後却是一個英意戰爭，他們在爭奪阿拉伯半島上的西南角，換一句話，在爭奪紅海南部的出口。這一場戰爭墨索里尼是失敗的了，但他並沒有放棄他的計劃。近來他又重新與斐門訂立盟約。并且又供給了一批軍火。

墨門戰爭算是對阿比西尼亞冒險的序幕。侵略阿比西尼亞的軍事計劃多年來早已布置就緒；開始於兩年前，經過半年的時間終於意大利獲得大勝利——雖然目前此事還沒有完結。

意大利人已佔據了許多最重要的市鎮，假如他們再多遣派一些隊伍的話，也能够在多佔領一些地方。也沒有人能够妨礙他們，用飛機去轟炸阿比西尼亞的村莊或者再屠戮幾萬人民。他們能够阻止阿比西尼亞人組織一個中央政府；也沒有方法統治阿比西尼亞的各個部落。對於移民並工業化阿比西尼亞他們缺乏資本，對於土人的擄取他們又缺乏對付的實力。單領壓暴動就需要好幾年時間，而意大利的全力也須集中在這殖民地問題上面。這不是容易的事情，在不列顛殖民地的近隣來反對英國人……

墨索里尼的思想是會魯士化，這是說軍事化。他不去研究經濟并社會問題而是勇敢地用命令來解決。雖說墨索里尼擁有指揮官的全權，要銀行家給錢擴充軍備，要工業家實行統制經濟，要社會上各階級在一個口令下編排起來，雖說是他運用武力去反對較弱的敵手連獲無數勝利，但新的糾紛又不斷地產生，使墨索里尼過了一個難關又是一個難關。因為他在侵略阿比西尼亞的時候遭遇英德的反對，於是他就在地中海西部裝好一個陷阱對付英國人。他煽動了西班牙的叛變，同時更佔領了摩洛哥島。他從利比亞方面威脅埃及。每幾星期中他總在擴大他的作戰計劃，如何獲得新的軍事根據地并在舊的根據地上建築砲臺。等到他在西班牙意外地碰着頑強抵抗時，他就在地中海製造一種不知國籍的海盜戰爭。他的活動是了不得的。

何德國魯登道夫將軍一樣的活動，他們的動作更準備得極精密，他們也給人民有開視擴大會的機會，因之魯登道夫將軍的計劃愈包括得廣泛。這位偉大的頭腦，看不清戰場上的事實，而只顧到各國間整個的形勢。德國缺乏糧食，於是這位軍路家就佔領了羅馬尼亞并烏克蘭。對付英國，他準備給英國一個致命的打擊，甚至於運用兩種方法：一面用遠征軍深入土耳其打算打出一條路到印度去；另一面用潛水艇艦隊封鎖英國本部。在這時候麥根生將軍的部隊在巴爾幹也獲得勝利。沒有一個地方沒有德國的隊伍，而德國本國在軍事當局指揮下，供給了最後的東西，最後的人力，最後的食糧并最後的工業品。魯登道夫將軍過了一個難關又是一個難關，而社會上各階級也在一個口令下編排起來。

這位大軍路家沒鑑別力。他忽略上戰爭隊伍的內在力量，在佛看來，戰爭不過是一種數學上的問題或者同一棋一樣。他在技術并組織方面有一種天才，實際上却不瞭解世界上的事物。於是乎在他的腦海中產生了一個「全民戰爭」的觀念，這是說整個國家溶化成一個戰爭的機器，至於內部的衝突并矛盾則用武力來消滅。法西斯主義是普魯士軍國主義的再生并且這二者根本就是一個東西。

在對於敵人軍事實力的估計上，軍國主義的國家永遠不會忘記國內的和平主義運動。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德意志帝國首相柏林會感到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當無意戰爭的英國終於加入法國這一面。法國人被認為弱廢派，而在議院制度由文官統治的法國，在普魯士軍人眼中更是一個沒有前途的國家。一九一七年魯登道夫將軍却來了一個投機，想動搖帝俄的軍心，就使一批俄國革命家由瑞士暗中以貨車經德國運送到俄國去。雖然這場戰爭他仍是失敗的，而俄國的革命也使他和他的同行只有覺得後悔。

歐戰以後和平主義在西歐各國中形成了一種主要的思潮，法西斯主義的獨裁者也把這點算在他們的賬上。這種和平運動給他們創造一個完成軍備的時間，等到和平主義的氣勢漸衰的時候，他們却在設法維持這種空氣，例如他們接見了英國老社會主義者蘭司勃萊就應該這樣解釋。

不過目前這種不合時代的和平主義已經過去的了。最初，此說已經太遲了一點，法國工人放棄了他們反對軍備的政策，英國工黨躊躇地但終於跟上了他們，此刻連美國也漸漸明白起來。在德國無產階級各黨此刻雖還無法活動，但在西班牙人民却已經武裝起來，在遠東甚至於日本也做到了這種地步，迫得世界上最愛和平的民族，中國人，終於還是決心抗戰。

一種約束不住的激潮抓住了全世界人士，無論各國政府怎樣表示他們在愛和平，但總容易使他們的國家捲入人人所恐懼的現代戰爭漩渦中。自然民主各國的人民此種對和平國策有戰爭，他們痛恨戰爭。不過他們已經認識了目前世界的變化，並且主張一種正當的國策去對付漸次滋長的危險，雖說這個政策不合戰略，謀略人多覺得充分準備的時日。在中國，是政府要比人民更加和平主義化，在別的地方情形大約也相彷彿。

因為民衆有這種決心，於是乎愛好和平的國家更加密切結合起來，這可以形成一個反軍事法西斯主義的世界大同盟。那是可以預言的，新德魯登道夫將軍們總有一天、所碰到的法解決的難題。

諾索里尼要利用目前這個歷史上的一刻，這就是民主各國成立一個反法西斯主義世界大同盟所必要的時間。只有這樣才可以解掉他年來的挑戰舉動。

羅斯福總統反對擾亂和平者的一篇名演說會使整個法內主義的集團感到不安。他們認定美國是止統的和平主義國家，也許自從任錫曼（Quaerhan 英前任商務大臣）訪問過美國以後，最多也不過英國可以用現金來購買美國的軍用品，至於美國要取消掉中立法簡直是不

可能的事情。當日本的軍隊開始侵略中國的時候，日本人也把美國的孤立政策當做牢不可破的事實。因此法西的報紙就有好幾天沒有話可說，富維斯福幾乎用威爾遜的口調把這個轉變宣佈出來的時候。

這中間對於這篇演說在德國報紙上只有極簡略的批評。自然大家在設法把它化為小事。雖然他們承認，情形已有些不同；連國社黨機關報民族觀察報也說，民主各國要結合起來反對國際的法西主義，特別使他們氣憤的，在這個結合中却把蘇聯也算做大民主國之一。也許這就是受驚後的第一個結果，國社黨各報對於西班牙問題只善意地推釋意大利的立場，同時也引用意報上的論調，直到此刻自己還不下批評。對於墨索里尼同希特勒在柏林那種「水落石出」的誓語，暫時已經不在話下。

雖然他們又覺得有可以自慰的地方。他們承認，對於一個歐戰大戰的勝利希望已不如從前。但暫時或者不至於有劇烈的變化。羅福福所有的不過是理論，地中海對於他不會有大興趣吧？干涉西班牙內戰一事也許可以就這樣平靜地告個結束？他們把新產生的一種形勢同這個形勢的效用作了一個區別。他們懷疑對於這批少數好戰者的反抗宣言背後到底有無一種決心存在，是否真的想把他們消滅掉。

墨索里尼對英法用一種強硬的答復，用意就在試探英法兩國是否說得到就做得。究竟尼翁是一個轉機呢還是一段插話。究竟西歐各國是否敢於引起這個大衝突。對於這個大衝突他却不惜用種種恐嚇的方法。因此他同日本聯盟，也因此他派了一軍團人到利比亞去，也因此又供給了弗朗哥一批新隊伍。英國人相信他們還有時間，因為西班牙事件不會有迅速的變化。同樣的，墨索里尼知道他可沒有時間，因為國內和域外的形勢要逐漸下去。英國在等候時機，希聖意大利不久到了筋疲力盡的地步，同樣的墨索里尼要盡量迅速地盡量搜尋，凡是可能反對英國的工具在手裏。

在這期間柏林方面顯然十分緊張地在等着一個下文。法國是否把邊境打開？或者甚至於一個英法聯軍去幫助西班牙「人民陣線」政府？這二者不會發生，於是希特勒覺得沒有理由放棄柏林——羅馬軸心的政策。

自從意大利遣派軍隊到了西班牙以後，並且這也為外交家所承認的事實，自然沒有法律上或者其他的藉口，反而對於西班牙台法的政府加以封鎖。甚至於法國政府也必須把境界打開——否則法國變成了直接幫助意大利干涉西班牙內戰。



一個另外的問題，到底此刻法國把邊界打開還有多少效用。在一年以前的話，那立刻可以解決西班牙的內戰，此刻却有這種危險，恐怕只有使意大利對西班牙的戰爭更加劇烈。這同阿比西尼亞的戰爭相彷彿。大家一向讓墨索里尼去活動，一直到了應用外交方法已奈何他不得的地步。

此刻我們應該明瞭，實際上是意大利人在西班牙作戰，並且他們這場戰爭定要失敗的。在干涉西班牙內亂的過程中墨索里尼的言行早與勃朗哥一致，所以目前不是一個停止干涉的問題，而是事關一個意大利的戰敗。

在法國近來大家時常討論到，歐洲的均勢并地中海上的均勢已受了破壞。於是乎大家承認，無論如何總得逼意大利退兵。因為外交方法到了此刻達不到這種目的，結果西歐列強惟有應用武力。這種決定西歐列強自然不會喜歡，自然要設法避免，雖說他們一定會得到勝利的。不過墨索里尼決不會自動讓步，自然大家有使他明瞭局面是如何嚴重的必要。好在西班牙政府并人民已經極英勇地在抵抗着。幫助西班牙的合法政府，不是西歐列強一條最簡便的道路麼？

但是巴黎并倫敦對於共和國西班牙的命運一點也不關心。大家所要求的，只是意大利人

退出西班牙而已。『我的敵人的敵人並不就是我的朋友』——一般說來，這句話是對的，不過在這裏顯然引用不得。只有共和國的西班牙能夠阻止墨索里尼統治地中海的計劃，再也不會有人。這個邏輯的結果就是西歐列強應該公開與西班牙『人民陣線』政府同盟。同時這也是反對墨索里尼手段的一個『反恐嚇』，假如我們能夠阻止他建設一個帝國的計劃，那末他就沒有在歐洲揚威耀武的機會。這就是那種『恐嚇』，只有在它的面前，墨索里尼才會讓步。

(Die Neue Weltbühne) (Badziur/Tamaki 譯)

## 阿比西尼亞被征服了嗎

意大利恐怕被迫放棄阿比西尼亞，這是此地（指法國西非殖民地桑馬利的傑布地港）公尤的法國觀察家的意見。

阿比西尼亞是一個完全被禁錮的國家。除開法西份子或公務人員而外，沒有一個新聞記者或旅行家能够跨越過牠的國境。這種對外人的排斥，是由於下面三個主要原因：第一，全國情形極為混亂；其次，白種旅行者在阿國境內，較之孟涅力克二世和亥爾·塞拉西在位時更不安全；而第三，就是飢饉遍於全國。

在都安爾——是邊界的小市鎮，我遇見幾個阿比西尼亞的朋友。他們都是偷越國境，正在修車耕傑布地。每次車都滿載滿許多亡命者和被逐的外國人，也帶來了這獨立國度的訊息。

我問起幾個著名的阿比西尼亞人。

「勃拉他·基丹現在在那兒？」我問。

「他給帶到阿士馬拉，已在那兒執行死刑在。」

「奧圖·馬爾可士又怎樣呢？」

「被殺了。」

「太狄沙·西司沙呢？」

「也被殺了。」

我的老朋友只有兩個還活着。一個是奧圖·馬爾可士，意阿戰時他在阿京亞狄斯·亞巴巴管理無線電台，就在當時即已為意國所僱用，現在他仍然作為意大利人的職員而繼續工作。另一個就是勃拉他·太克魯，從前亞狄斯·亞巴巴的市長。他設法逃過之後，現在正在兩輛指揮一隊阿國的正規軍。

「拉士」(Tosca，大抵指阿國貴族的姓——譯者)中只有三個還活着。拉士·西約姆羅是在亞多瓦，正被監禁；拉士·枯格沙已投降意大利人，現在馬下爾；一九三二年背叛黨拉西，被禁在徐爾湖里的孤島上的拉士·海魯已被意大利人釋放，目下住在亞狄斯·亞巴巴。

意大利人說拉士·海魯被塞拉西囚禁時備受虐待，現在雙腿已經殘廢。但實際上他卻很健康，跟從前一樣的強健和活潑。意大利人不斷監視着他。然而，他仍然是阿比西尼亞人最

後的希望。

他們相信他最後會推翻意大利人的統治。亥爾索拉西是文雅的，但拉士·海魯却是個舉動粗魯，野心勃勃的人。他希望爬上意大利人的屍體而成爲阿國的皇帝。就是當他向意國格拉齊亞尼元帥致辭時，他也在計劃着如何把他的勢力趕出國外去。

我從最可靠方面的消息，曉得格拉齊亞尼元帥對阿國境內還悲慘事件不能負何種責任。他時常企用人道的手段對付被征服的民衆，但羅馬方面却要他極盡人間的殘酷。據說當底·蓬諾接到漢索里尼的命令時，他這樣問：「你要阿比西尼亞留着阿人呢，還是將之剷除淨盡呢？」但格拉齊亞尼元帥卻與這相反，他尊重與他交戰的阿國的領袖。

當拉士，依姆魯被俘時，羅馬命令他馬上將之槍斃，格拉齊亞尼拒不從命。他說：「拉士·依姆魯是一個戰爭的俘虜，他的勇敢使他獲得戰爭的榮譽。他忠實地與我們作戰，直到他無恙再戰的時候。」

於是羅馬命令他應將拉士，依姆魯拘送至意。現在官方說他被放逐於里帕黎，但我可以公開的說，他早就被處死了。

當格拉齊亞尼元帥派一隊兵進攻拉士·底司塔時，他對他的朋友們說：「我希望這可憐

的傢伙，設法逃進開尼亞去。」俱拉士·底司塔並不企圖逃命。他堅決地與軍事交綏，終於敗北被俘，在當地斬決。當他到亞狄斯·亞巴巴時，他已裝在棺材裏了。雖然阿比西尼亞人悼惜拉士·底司塔之慘死，但都說他的死是罪有應得直到戰爭快結束時，他還想憑戰爭發財。他把從亞狄斯·亞巴巴頂到的軍火，賣給下屬，沒有錢的就分不到軍火。

意大利宣佈阿比西尼亞已被征服。這是騙人的。意大利只控制了城市附近的地區，其餘各地完全未被控制，在懸底河邊還不上二十里的地方，就有一隊堅強的阿比西尼亞部隊掌握住由亞斯馬拉至亞狄斯·亞巴巴間的全路，沒有一輛意國車輛能得通過。

義國軍的小部隊遍佈全國，有時只結集五十個壯丁而已，他們隨處襲擊意大利人。「俘服者」只能大隊出發，伴着坦克和鐵甲車，雖然事前還派飛機去偵察。我從消息靈通方面的報告，在該國官方宣佈戰爭結束之後，意兵被殺者，較之結束前，即戰時的死難者還要多。

新部隊不斷到阿比西尼亞來。這些增防部隊大半是四五十歲的人，因為沿依里特墨亞和意領埃馬里蘭等地的道路不平，這些部隊都經過法馬的桑馬里蘭。法國政府是不准軍隊穿過該地的，於是意大利人說這增防部隊是「工人」。他們到傑布地時攜帶着扁鋤和鶴嘴錫。一到阿比西尼亞，來輛鞍馬上就代替這些鋤子。

我曾親眼看見一隻意國運兵船到傑布地的時候，因船上載的鋤子不足數，一位官長就上岸去，慌亂地購買着鋤子，價格馬上飛漲了。半點鐘後，一柄生鏽的，幾乎不堪使用的氣化鋤子就值一大筆錢。

每隻運兵船載着約莫一千五百名的意大利兵士。他們一上岸馬上就乘火車到內地去。這些部隊把本地人對白種人的敵意馬上毀得乾乾淨淨。從前歐洲人在傑布地至亞坎斯·亞巴巴線上只乘頭等車，而這些「征服者」的意大利兵却裝在牲口車裏，每輛密密地擠着四十人，在都安爾的某個阿比西尼亞人會對我嘆道：「就這駱駝搭乘的還要舒服些呵！」

鐵路運輸因為兵車過分擁擠，許多貨物和用品都被擱置。棧房裏堆積着千萬箱的用品，車載至阿比西尼亞，傑布地鐵路局的某職員告訴我，要運完這些東西需要八個月的功夫，其中大半是易爛的物品，到時便全行無用了。

意大利人熱烈地建設一條從亞沙勒起的汽車路，但工作的進行非常遲緩，這是一條橫穿丹納奇陶沙淡的，長二百二十五哩闊三十尺的混凝土公路，現在全路只完成七哩半，每哩的價為八萬四千金元。

阿比西尼亞是與外界完全隔絕的，飢饉掃蕩着全國。在作戰的兩年中，五穀無人顧管，

而兩年來，大部份都已讓其腐爛，農民拒絕在意大利領的區域裏耕種。他們不敢帶農產品到鎮上的市場去，有一個小隊伍被派離開亞狄斯·亞巴巴去運糧給養，路上被河人襲擊，全被殲滅，沒有一個返回亞狄斯·亞巴巴。

糧食的價格是高漲了，東西比意大利國內的還要貴，而且一天貴一天，意大利人在紅海沿岸各國採辦了大量的食物，許多貨船載着這些食物泊在意大利的碼頭里，但只有讓其爛掉，因為無法運到內地去。

許多傑雷市地回意的撤防兵士，從牲口車上走下來，兩頰削瘦，雙眼深陷，鬍鬚蓬鬆，本地土人們在站外帶着食物守候這些顧客，他們用手捧着食物送進嘴裏，自己承認已好幾星期缺少食物。

甚至向比西里亞的土人們也鬧饑荒，有成千萬的人早已餓死。在鎮上，他們吃草子，吃路上檢得到的可吃的東西，市場不是荒蕪，便是價錢貴得他們買不起。有力購買食物的只有極少數的幾個人。為飢餓所驅迫，土人們結隊劫掠隊商有時，白人歐洲人的家裏搜取食物，意大利人也時常參加他們，以求得一點微不足道的口糧，而意大利當局也已無力禁止他們。

威境內法定的貨幣現在「里拉」（意幣），但土人們拒絕使用牠，他們使用的，正是



意當局禁用的「瑪利亞·提利沙銀元」。這銀元銀行拒絕兌換。這是一個十足的假局，商業因之也停頓了。

農民們還有食糧販願意在市場出賣的，堅決拒絕接受里拉，他們把食物埋進地窖裏，意大利人怎也不找到牠。

不管一切官方的否認和文告，有一件事總是確實的：阿比西尼亞的現狀異常混亂，現在已漸漸到了華國無力對付的局面，傑布地法國官場方面非常關心地注視着阿國大事件，他們恐怕意大利在阿國的統治不久將完全解體，更是這樣，那麼無政府狀態，恐怖和無法紀的社會將取意大利的統治而代之。

( Ludislas Parajo 譯 )

## 奧國，一個歷史悲劇的教訓及其影響

### 一 三三〇亡國

中歐的奧地利有一句古老的預言：『奧國將永存於世界』。(Austria erit in Orbe aeterna) 世世代的奧國人，都相信這預言的真實性。

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結束，奧匈帝國弄得分崩離裂，它的疆土由二六一・二五九方哩縮小到三二・三九六方哩，人口由五千一百萬減少到七百萬。但是奧國仍舊存在着；唯一的變化，是它已從一個專制帝國的大家庭，變成一個民主共和的小家庭了。

然而歷史的變化真是快得出人意外；在歐戰二十年後的今日，奧國的預言突然失了它的真實性。奧國被滅亡了！像一個噩夢一樣，從三月十一日到十三日，三天中間，奧地利共和國變成了法西斯德國的一省；奧國成了一個歷史上的名詞，不再『存在於世界』了！

三日亡國，在二十世紀的世界歷史上可說是最悲慘和最黑暗的一頁。這一口悲慘黑暗的歷史，是德國法西斯的魔手所寫成的，下面就是這頁歷史的輪廓：

三月十一日，德政府以一紙最後通牒，送給奧總理許斯尼格，要求他辭職，同時停止奧國的人民投票，許氏答允把人民投票延期舉行，但他自己不加辭職，於是德方立刻提出了第二次通牒，要求許氏即日下野，由親德的國社黨人股瓜特擔任總理，新聞至少應有四分之三以上國社黨黨員，奧總統米克拉斯也應辭職下野。這亡國的條件不是奧國所能忍受的，同時米克拉斯也堅決拒絕下野。

十二日晨，德軍三師開入了奧境。許斯尼格在絕望中辭了職，宣布他已為武力所屈服，他悲痛地告別了奧國人民，呼號着「上帝保護奧地利」。另一方面，勾結希特勒的奧國內政兼公安部長股瓜特，在掩護中恫嚇着奧人不得抵抗入境的德軍。這一天中，約有二十萬德軍入了奧境，差不多佔領了奧國全部；同時許斯尼格與維也納市長史米德都被捕了。股瓜特自任奧總理，一個作為德國法西斯統治工具的傀儡內閣成立了，團員都是親德的國社黨人。

十三日，希特勒飛到了奧國。奧總統米克拉斯表示不願為希特勒的傀儡，辭職下野，同時，德政府發表了合併奧國的三個法令：一，奧國成為德國的一省；二，在德政府未公布於境施行德國法律以前，奧國法律仍舊有效；三，奧軍成為德軍的一部，歸希特勒指揮。「三日亡國」這一幕歷史悲劇就此演成了。在希特勒黨徒叫囂狂呼之中，在德國侵略軍

的鐵路踏遍了奧國全境的時候，中歐多瑙河流域這塊美麗地方，已變成了油澆火山，劫掠，搜查，拘禁，屠殺成了維也納得頭的日常事情。法西斯蒂的恐怖，驅使了許多奧國的良善人民逃亡外國去；亡國的痛苦悲慘，激動了許多奧國的有志之士，對侵略者進行着決死的鬥爭，許斯尼格經過四日的拘禁，被押到邊境去放逐了。許多重要的人物因恐怖及憂憤而自殺的，有奧國前副總理費少校，實業界領袖利得爾和他的愛女，維也納的名醫諾貝爾和他的夫人，以及著名學者倍雅博士。著名的心理分析專家弗洛伊特教授，也已經被投在獄中。其他著名政治家，科學家被拘捕或虐殺的，大概還有許多。

亡國是慘痛的，三日亡國的悲劇，已經把一個和平的奧國變成了恐怖的廢墟。

## 二 一個歷史悲劇的回溯

爲什麼一個應該「永存於世界」的奧國，會在三天的短時間內陷於淪亡呢？在東非高原上文化比較落後的阿比西尼亞王國，也是在八個多月的流血抗戰之後，然後被意大利封建的暴力所侵併，難道有着幾百年獨立光榮歷史的奧地利，竟比不上一個非洲的半殖民地封建國家？這問題是嚴重的。爲了解答這個嚴重的問題，我們不能不把大戰後二十年來奧國這一個歷史悲劇，作一簡略的回溯。

二十年來奧國的歷史悲劇，可以分爲兩個部分：前半部分的悲劇是奧國的社會民主黨所造就的，後半部分的悲劇是奧國法西斯的「祖國陣線」(The Vaterland Front)所造就的。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三二年，是前半時期，在這時期中間，由於社會民主黨的錯誤政策，與反動的勢力妥洽，使奧國人民的革命運動發生分裂，把奧國人民的鬥爭精神鎮壓下去。從一九三二年到今年，是後半時期，在這時期由於「祖國陣線」倚靠意大利法西斯的支撐，執行墨索里尼的命令，一面消滅了社會民主黨，一面去抵禦希特勒指揮下的國社黨。結果奧國的人民力量差不多完全被壓下去，所謂「獨立」的奧國，也成了一個名存實亡的東西；它是墨索里尼蔭蔽下的一個保護國，又是意德法西斯的一個鬥法場。

前半部奧國歷史悲劇的導演者的是鮑爾(Bauer)，阿特勒(Adler)，里納(Renner)與賽茲(Seitz)這些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回溯到一九一八年大戰的終了，那時候，奧匈帝國迅速地崩潰了；一百多年來哈布斯堡皇朝的專制統治，結果是落得民窮財盡，怨聲沸天，於是許多被壓迫的少數民族，都紛紛脫離這個專制的大家庭而獨立了，而維也納的士兵與民衆，也起來發動革命，要求「一切權力歸於兵士與工人的會議」。經四個月的混亂，到了一九一九年二月，臨時的共和政府成立，由社會民主黨與基督教社會黨掌握政權；議會的

議長與內閣總理就由社會民主黨的賽茲與里納擔任。

然而這個由社會民主黨所領導的臨時政府，非但沒有幫助奧地利人民從專制壓迫與戰爭破壞後，走上徹底解放的道路，却反而與右傾的基督教社會黨結合，把共產黨壓迫了下去。由於這樣阻礙了奧國革命的發展，社會民主黨本身的地位，也漸漸削弱，而讓基督教社會黨在政府中佔得優勢。一九二〇年十月一日，奧國議會採取了基督教社會黨所草擬的憲法；十七日舉行議會選舉，基督教社會黨又壓倒了社會民主黨，而與汎德意志黨成立了聯合的新政府。這樣奧國的政治經濟情形就每况愈下；以前社會民主黨所定下的改良主義社會政策，差不多一一被取消了，而奧國財政也瀕於破產，全賴國聯所通過的一個借款計劃來維持。

戰後奧國的前半部悲劇，正與德國一樣，就是由於社會民主黨的錯誤，葬送了革命的前途，而給法西斯獨裁造成了機會。社會民主黨的勢力逐漸衰落，反動的「內衛團」(Heimwehr) 勢力就乘機抬頭；這內衛團是富有的斯太侖侯親王 (Staufenberg) 所領導，企圖撲滅社會黨，而與意法西斯通着聲氣的。一九二二年九月，基督教社會黨的陶爾斐斯 (Dollfus) 執政，到了下一年，希特勒在德國奪得政權，奧國的國社黨也開始活躍起來，形成了對於奧國獨立的一個大威脅，陶爾斐斯與社會民主黨商討着合作，共同抵禦外患；

但是墨索里尼却表示反對。結果在墨氏牽線之下，陶爾斐斯與史太侖造成了一個結合，而以意大利法西斯為抵制德法叫斯的靠山，這樣，奧國的法西斯勢力顯示着抬頭了，同時奧國歷史悲劇的下半年也迅速展開了。

一九三四年二月，在墨索里尼指示之下，陶爾斐斯與維也納的社會黨工人區，造成了法西斯的恐怖獨裁，但到了七月二十五日，國社黨在維也納暴動，又把自命為「小拿破崙」的陶爾斐斯殺死。這恐怖的事件，却因為墨索里尼派兵白里納河口，同時命令史太侖的內衛團盡力鎮壓，結果還是沒有給希特勒達到侵併奧國的目的。於是另一個代表地主勢力的人物許斯尼格繼着陶爾斐斯起來，靠着史太侖與內衛團的支持，與意大利法西斯軍的保護，鎮壓住奧國的民衆，抵制着德國的威脅，保持一種形式上的獨立。

然而內部沒有民衆的力量做基礎，外面夾在兩大法西斯魔王的中間，奧國的悲劇却也愈演愈慘了。一九三六年七月，由於墨索里尼需要對希特勒進行妥協，他就指揮奧國對德成立一個紳士協定，在內閣中放入斯篤歐與霍斯存奴兩個國社黨黨員，同時開始了德奧文化與經濟的「合作」。跟着，許斯尼格與史太侖做這兩個法西斯的工具，相互間也發生鬭爭，結果又被墨索里尼踢開了史太侖，單獨着許斯尼格。然而這局面還是不能維持久長的：一

方面，在奧國的內部，許斯尼格利用他的法西斯式的「祖國陣線」，剝奪了奧國人民一切的自由，引起了人民的怨憤與絕望，給奧德國社黨開闢以陰謀活動的機會；另一方面，意帝國主義在歐洲的侵略核心，漸漸地做了德帝國主義的尾巴，已不得不把奧國這個附屬品犧牲了。

這種犧牲奧國的傾向，在二月中旬希特勒威魯許斯尼格改組內閣，採出親德的國社黨人彭瓜特作為內政與公安部長的時候，早已經顯明了。貝戈特斯遊說別墅中的會見，參政總理差不多是以綁票勒索的手段，逼使許斯尼格作事實上的屈服；這顯出奧國的悲劇已經很快演到了頂點，這時候，許氏才想到了民衆的力量，他在維也納廣場的演講台上，在千萬奧人狂喊着「奧國獨立萬歲」，「打倒奧國國社黨」的口號之中，鼓起最後的勇氣，宣布着「奧國需要獨立與自由」！然而時候已經太晚了；侵略魔王希特勒在二月十一日進一步提出了趕走許氏，滅亡奧國的最後通牒，許氏仰望蕭索星尼能給他以多少的幫忙，那回答只是一個慘苦的苦笑！

像綿羊一樣的沒有抵抗，奧國在三日中間就作了侵略者的口腹！這綿羊的前蹄是被社會民主黨縛住的，牠的後蹄是被法西斯的內衛團與「祖國陣線」縛住的，湯衫總理是屠夫，黑



衣宰相是幫兇；這樣演成了二十年來奧國的歷史悲劇的全幕。

### 三 「合併」與「侵略」

在德國法西斯軍的鐵蹄踏遍奧境的時候，奧國事實上是被滅亡了，但是侵略者却會巧妙地辯護着：「德奧合併」(Anschluss)是日耳曼民族自動的要求，德軍是到奧國去援助那裏的日耳曼人的，所以這不是「侵略」。這謊言是容易欺騙人的，我們必須揭破侵略者這種無恥的欺騙。

「德奧合併」確是大戰後中歐政治上的一個大運動，讀過歐洲歷史的人，都不會否認這事實的。不但是德國有這種慾望，而且大戰後許多奧人也有這種慾望，然而這是一九三二年希特勒獲得德國政權以前的事情，在德國法西斯化以後，情形已經不同了。以前的德奧合併，是根據於政治和經濟上的需要的自然要求；但在德帝國主義復活以後，掛在國社黨人口上的所謂「德奧合併」，正像日帝國主義對於我國所說的「經濟合作」「共存共榮」一樣，已是一個赤裸裸的侵略，併吞的代名詞了。

大戰結束以後，戰敗的德國與奧國受到了勝利的協約國種種束縛與壓迫，德奧合併乃是他們政治上的自然的要求。而且，多瑙河流域的豐富農產，需要德國的廣大自由的市場，更

可以圖兩德奧合併在經濟上的需要。所以，當一九一九年九月「聖日耳曼條約」訂立時，規定禁止德奧合併的一條，在奧國人民的心理上，實在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在過去，那是法、協約國，最反對德奧的合併。他們恐怕德國在合併奧國之後，勢力重復強大，而且可以形成中歐的重大戰爭威脅。因為，德奧合併之後，黑爾士的面積就將大過於法國，那人口也將超過法國的一·十五倍，並且捷克的領土將有一半被德國所包圍，法國與捷克的關係也將被截斷。所以，協約國曾經利用國聯的關係，貸款給奧國，以解救他的經濟危機，拉住他勿與德國接近，意大利恐怕德國勢力伸入中歐，威脅巴爾幹，甚至有意向國要求收回南梯洛爾的可能，所以更反對德奧的合併。一九二二年，意國首出法克塔曾經宣布一意大利與德奧兩國間或奧國與其他多瑙河流域任何國家的合併，都是戰爭的導火線。一九三四年以後，墨索利尼曾經派兵窩駐貝里納山口，甚至策動奧國皇帝移居沃都大公爵府，來抵制德奧合併的運動。

奧國很早就曾經在人民投票中，表示過贊成德奧合併的運動。一九二一年四月，梯洛爾省的民衆以一四五，三〇二對一八〇五票的多數，贊成合併；五月，薩爾茲堡省曾經以一〇三，〇〇〇對八〇〇〇票的多數，贊成合併。其他各省的人民投票，是因爲協約國表示干涉

而中止舉行的。

然而，當時人民投票的結果，都不是現在人民投票的結果了，這次許斯尼格原定於二月十三日，舉行人民投票，決定德奧合併的問題，希特勒却發急起來，強制要使它延期了。原是很簡單的：奧國人民對於德國的法西斯統治，虐殺猶太人與基督教，摧殘學術與文化，剝奪人民一切的自由，把整個國家作爲一個軍火庫，已經感到無畏的恐懼與痛恨了。現在奧國人民的自由投票，必然是反對德奧合併，所以希特勒不得不先下毒手，侵併奧國，然後決定在四月十日舉行國社黨包辦的所謂「人民投票」，用恐怖威脅的方式來欺騙世界了。

簡單的說，在這次德奧的大事變中，過去的所謂「合併」已經不是一個問題，而只是一個震動全世界的侵略行爲罷了。

#### 四 三種教訓，兩個影響

這次德奧合併所給與世界的教訓與影響，是深而且大的。從戰後二十年來奧國所演出的這個歷史悲劇中，它至少已經提供了三種使人永不能忘的教訓：第一種是關於奧國本身的政治發展的，第二種是關於一個弱小國家的對外政策的，第三種是關於一羣民主和平國家對於侵略者的政策的。

第一，從前向對於奧國這個歷史悲劇的問詢中間，我們已經可以明瞭：從社會民主黨的破壞革命，聯合右傾勢力，撲滅共產黨，直到了祖國陣線的趨向法西斯化，引用意大利為護符，撲滅社會黨，結果招致奧地利三日亡國的慘劇，可見違反人民意志，出賣本國利益，到了最後只有招致亡國滅種之禍，任何人都不能倖免有災難的。社會民主黨在戰後竭力鎮壓所謂「赤黨慘劇」，結果在一九三四年二月陶爾斐斯的大屠殺中，維也納美麗的工人區，差不多全部化為灰燼，無數工人婦孺都受到拘捕與虐殺正像一個殘酷的歷史的報應。而且，歷史的循環旋轉非常之快，不到幾個月，陶爾斐斯自己也破國社黨的暴力所殺死了。不上幾個年頭，史太翁榮親王也被黑索里尼所踢開了，許斯尼格也成為希特勒的階下囚了。所以在偉大的歷史的轉變中間，每一個開明的政治集團與政治領袖，都應當愛惜自己，愛惜國家，放開遠大的眼光，踏上歷史的正路，切不可因為一念之錯，陷於殺身之禍，亡國之痛！

第二，從近年來陶爾斐斯與許斯尼格統治下奧國的對外政策看來，可見一個弱小國家要是沒有獨立自主的精神，只知俯仰依人，甚至倚賴侵略者作為護符，那結果必然是非常悲慘的。陶爾斐斯要和社會民主黨合作，共同抵抗德國國社黨，而他的後台老板賣法西斯却不許他，反要他撲滅社會黨，造成奧國內部的自相殘殺；一九三六年，由於德意法西斯的勾結，

這索里尼甚至命令許斯尼格對希特勒讓步，採用親德的奸人參加內閣，容許國社黨進行亡奧的法的秘密組織與宣傳，驅逐德國差不把滅亡奧國一切羅網完全佈置好了，然後突然動手，把奧國在三天中間就加以侵併。從親德的「奧奸」在奧政府中盤踞要職，而且大搖大擺，與德國公開勾結看來，可知奧國的亡國危機，是早就埋伏下的。所以一個弱小國家只有在外交上聯合反侵略的勢力，在內政上嚴防侵略者奸細的活動，然後能够真正確保自己的獨立。

第三，這次德國侵併奧國，恰恰發生在英國張伯倫逼走艾登，背棄集體安全，與侵略者企圖勾結之後，可見一個民主和平國家要想與侵略者妥協，結果就正是鼓勵了侵略者。我們知道，在二月裏希特勒威脅許斯尼格接受最後通牒的時候，艾登與法外長台爾波斯曾經約定共同提出抗議，結果却因為張伯倫的反對而沒有發出；假如當時在抗議中表示了英法對於德國侵奧的堅決反對立場，這次奧國的亡國悲劇，還是可能避免的。我們雖不能說這次德國的侵併奧國，是得了英國的事前默契；但從張伯倫在三月十五日的演說中，甚至承認德國對奧的侵併行動為「合法要求」，可知這種對侵略妥協的態度，就等於一種無形的默契。然而，由於英國這種縱容侵略者的態度，整個歐洲的不安，已經加劇了；法國已經幾而受到法西斯侵略者的包圍了；捷克，匈牙利，瑞士這些隣接德國的國家，都感到本身的安全岌岌可危了。這

應當是一個慘痛的教訓，給英法這些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當政者與人民去深切領受的。

從上面的三點教訓，我們可以進一步認識這次德國侵併奧國所造成的影響。這種影響可分為兩方面：第一，比較壞的方面，由於這個事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危機，在歐洲又是迫在眉睫了；第二，比較好的方面，一般民主和平國家感到第二次大戰的迫近，覺悟到過去對侵略者妥協政策的錯誤，應當更加堅固地團結在一起，共謀對付了。

關於第一個影響，目前歐洲的緊張局勢，已是最好的說明，二十多萬機械化的德軍，三千飛機師，與二百多架轟炸機集中在奧國，已經把奧國造成爲德帝國主義向中歐拓展的演兵場了，儘管希特勒的多方面保證不再侵略，儘管德帝國暫時需要一消化這塊侵略地的時間，希特勒這一顆大炸彈，已經把整個歐洲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火線上。在維也納市上所發見的一張地圖，除了德奧之外，法國勞台，瑞士的一部，捷克的一部，都繪在日耳曼帝國範圍之內。德帝國主義這種侵略野心，已使法國，瑞士，捷克和匈牙利等國的邊境，都感到萬分的緊張。戰爭的恐怖，擴軍的狂潮，已經把歐洲帶回到一九一四年大戰前夜的景象了！

第二，由於各國都感到大戰危機的緊迫，許多民主和平國家已表示了更堅決的反對侵略的立場，對內鞏固各黨派的團結，對外促進相互間的合作。捷克已經明白表示『德若侵略，

則捷克必定抗戰到底」。法國的鬧潮已經迅速解決，造成一個包含大多數政黨的內閣。英國張伯倫外交的觀望政策，已經引起了各黨派一片反對的聲浪。美國國務卿赫爾也發表了反對法西斯侵略，抨擊孤立政策的重要演說。而最重要的，是蘇聯外長李維諾夫的發出謂書給各大會，號召國際間反對德國侵略佔奧國威脅的共同行動。這種和平國家反侵略政策的推進，乃是對於德帝國主義與它的同盟者的最有力的答覆。

二十年來奧國這個歷史悲劇，對於世界的教訓是非常巨大的。「奧國將永存於世界」，這個預言像噩夢一樣被擊破了。這悲劇的結果，告訴着世界，特別告訴我們抗戰中的中國：獨立與和平，是要用堅決的鬥爭來爭取的。（孟如）

# 張伯倫外交與世界和平

## 一 反動的 外交

英首相張伯倫，三月二十四日在下院發表了重要的外交演說後，就到太晤士河畔克里夫頓別墅，消解他的週末假期去了。許多報紙對張伯倫這次的行踪特別注意；據說他要乘週末休假的機會，和克里夫頓別墅的主人，阿斯脫子爵夫婦，商討關於外交上的重要問題。

克里夫頓別墅，是英國一部分極端死硬派的政客玩弄外交陰謀的中心；由這一別墅而形成的克里夫頓系（Cliveden Set）的祕密，已為許多報紙所揭穿。他們利用在政治上和輿論界的特殊勢力，倡導一種支持侵略者，尤其是支持法西斯德國的政策，去操縱英國的外交。現在張伯倫竟到克里夫頓別墅，和這些政客們商談，在明白英國的政治問題當是利用週末假期在要人別墅裏討論的人們看來，這當然含有重要的意義。

張伯倫一向就和一般極端死硬派通從甚密。他雖不是克里夫頓系的人物，但他的政策，却與克里夫頓系的主張大致不謀而合。在議會中，贊助張伯倫外交政策的，多半是克里夫頓系的政客；在輿論界，鼓吹張伯倫政策最起勁的，也是克里夫頓系的報紙；而代替芝登出任



外相的哈立法克斯，又爲克里夫頓系的要人。

張伯倫現在掌握着英國外交的大權，從勞合喬治出席巴黎和會以來，英國還沒有有一個首相，在外交上的權力，有他現在這樣大；但從歐洲大戰以來，英國外交也從沒有一個時期，像現在這樣受人賞識。在議會，反對黨對張伯倫大肆攻擊；各地的民衆則集會示威，要求張伯倫下野；全世界的人士，都指責張伯倫向侵略者出賣了世界和平。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張伯倫似乎成了英國的罪魁。

張伯倫的性格，是褻狹而又固執的；他不顧英國民衆的反對，堅持着對意談判妥協，並且將反對英意妥協的外相文登，逼下台去。但張伯倫這種獨斷獨行的變幹態度，却不是他爲人不滿的最大原因。有人以爲英國縱容侵略者的政策，很久以來就爲各方所責難，目前各方對張伯倫的不滿，也許是由於過去的許多積怨的總爆發。不過目前張伯倫的政策，當然也有許多值得非議的地方。

張伯倫在外交上的主張，向來就爲各方所不滿。在一九三六年，當他還是鮑爾溫內閣財政大臣的時候，就因爲主張撤銷對意制裁，引起國內外的責難；在一九三七年二三月間，英國下院辯論大規模擴軍計劃與外交問題的時候，張伯倫的模稜的言論，更爲各方所攻擊；對

他出任首相之後，更準備對日本談判妥協；他不顧國內外的指責，堅持對西班牙均不干涉政策；在比京會議中，企圖調停中日「衝突」；在殖民地問題上，準備接受德國的要求；在地中海問題上，不斷的對意大利讓步。這樣對侵略者讓步的主張，在英國國內閣中，固然是張伯倫所獨有的見解，但一般人攻擊的目標，却集中在張伯倫身上。

假如張伯倫要避免各方的攻擊，他並不是沒有機會的，德意日這三個野心國家，內部的困難都甚嚴重，英國如果對這些侵略者採取強硬的態度，並不會遇到危險，而且德意日三國，如果得不到英國的支持，就更難繼續對外冒險。只恐英國不去援助它們，世界和平可以得到很大的幫助。但張伯倫却不這樣去作。他要對意讓步妥協，給墨索利尼經濟援助；對德讓步，默許希特勒併吞奧國；放任德意去加緊掠奪西班牙；勸導捷克對德讓步，滿足德國的要求。正當法西斯侵略者的猖狂的行爲，需要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去阻止的時候，英國不但不能和平國家合作，去阻止侵略者在全世界的冒險，無怪更爲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士責難了。

保守黨操縱之下的英國外交，對世界和平本來就沒有大的貢獻，幾年來，英法美等徘徊在侵略國家與和平國家之間，維持一種「中立」的地位；有時甚至有意或無意的給侵略國家以援助，去破壞世界和平。現在張伯倫更將英國外交帶到進一步反動的路上，雖然他滿口

「和平」，宣傳「避戰」，實際上却企圖與戰爭的製造者攜手。誠如莫斯科某大報所說，張伯倫已變成鼓勵侵略者的罪魁了。

## 二 惡意的曖昧

從艾登辭職，張伯倫掌握了外交大權後，英國外交就陷在空前的混亂狀態中。張伯倫雖然固執着對侵略者讓步妥協的政策，反對黨以及全國人民，却都堅決的反對張伯倫。政府內部的意見不很一致；保守黨中的見解，也不統一。各式各樣的政客們，到處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張伯倫內閣的地位，日在風雨飄搖中。而這時歐洲的局勢又因為法西斯德意的挑戰，更加緊張起來，這時歐洲的戰爭危機，可以一觸即發。在這種混亂的情勢之下，迫切的需要和平各國，尤其是英國，採取堅決的行動，去挽救歐洲的和平。但倫敦方面，在這種緊急關頭，却眼看着歐洲混亂，默然無言。英國外交似乎又回到「光榮的孤立」的舊時代；無怪勞合喬治要憤憤的說，在他一生的政治經歷中，從沒見到過這樣精練的外交！

在國際危機的嚴重關頭，張伯倫在他的言論或行動中，都缺乏明顯而堅決的表示；對於許多重大的事變，他的態度常是猶豫不決，曖昧不明。張伯倫雖然也明白：侵略者的野心，有引起世界大戰的危險，但他却不願採取阻止侵略者的堅決行動。當希特勒決定吞併奧地利

的時候，英國當局始終默然無言；到德國幾十萬大軍侵入奧地利並宣佈奧地利爲德國的一省的時候，英國唯一的表示，是提出一紙空洞的抗議；當希特拉以侮辱的答辭，拒絕了英國的抗議之後，倫敦就沉寂起來，用曖昧的態度，默認了德國併奧的「既成事實」。

對於捷克問題，英國也不願作明白的表示，當捷克駐英公使瑪薩利克，要求張伯倫明白表示對德國侵略的態度時候，張伯倫態度模稜，不願對捷提出具體的保證。英國各方面雖然都要求政府，應對捷克的安全提出担保，但張伯倫對此，不但漠不關心，並且企圖勸誘捷克對德讓步，將德捷邊界作微小的變更，以滿足德國野心。在三月二十四日的外交演說中，張伯倫曾正式聲明，英國在國聯盟約範圍之外。對捷克不願負擔新的義務；但在二月二十二日的另一篇講演中，他却表示國聯已不能給小國家以安全保障。這無異表示英國對捷克安全，將不過問，張伯倫認爲英國對歐洲既不願在西歐以外，增加負擔，爲着保障中歐和平，只有便捷克對德讓步，以免德國對捷採取暴力行動。不過德國進攻捷克的野心，絕不是捷克的有限度的讓步所能滿足的；張伯倫這種曖昧的表示，只能使希特勒感到英國的優柔寡斷，鼓起德爾對捷克冒險的野心，捷克是中歐和平的防護者，是德國向東南歐洲擴張勢力的障礙，張伯倫的曖昧將危及捷克的獨立，同時也就是危及中歐的和平。

對西班牙問題，英國的態度同樣是曖昧不明。張伯倫認為維持片面的不干涉政策，可以避免與德意衝突，所以他雖然承認對各國違犯不干涉協定的情形都很清楚，仍表示不干涉政策，是避免擴大衝突的最好的方法。為免引起德意的靈感，對撤退志願兵的問題，他也不願提起了，英國不干涉德意派遣大軍到西班牙去作戰；當德意的火車進駐法西邊境，法國感覺不安的時候，英國仍勸導法國，盡手履行壓力，使法國不去干涉西班牙問題，英國這種退避的政策，助長了德意的氣焰，它們更可以毫無顧忌的加緊對西班牙進攻了。

張伯倫時時表小他對侵略者並不是屈服到底，在二月二十四日的外交演說中，曾具體的提出英國對和平問題的限度說：英國雖祈求和平，但並非在任何情勢之下，都避不作戰。假如為着履行條約義務，或英國的利益，如領土的完整或交通的安全，遭受威脅的時候，英國就將毅然作戰；此外，假如英國非挺身作戰，不能保全它所希望保全的利益的時候，也將出而作戰。不過在可能範圍內，英國仍力求避免戰爭。張伯倫溫和表示，說明了英法對侵略者容忍的限度，看來是比較明確的；但實際上，仍是曖昧不明。因為他只表示英國力求避戰，並沒說明英國用什麼方法去建樹和平；假如略侵的觸發，暫時觸不到英國的利益，或英國不願履行它在國際條約中的義務的時候，張伯倫仍可以在避戰的掩飾之下，與侵略者談判妥協。

目前全世界所要求於英國的，是反對侵略的明確表示，和堅決的行動，並不是委曲婉轉的外交辭令；而張伯倫卻企圖用曖昧的態度，逃避英國對世界和平的義務。張伯倫對國際局勢的一切曖昧表示，都含有惡意；他使侵略者可以不必顧慮英國的反對，大膽的發動侵略戰爭。

### 三 明顯的錯誤

張伯倫的政策，已經背叛了世界和平；他不但用惡意的曖昧，去縱容法西斯侵略者的行動，並且在言論和行動上，公開的去支持侵略者的野心。張伯倫曾不斷的為侵略者的非法行為作辯護；並且與侵略國家談判妥協，給德意以援助，使這些兇惡的法西斯國家，在無力對外作戰的時候，仍能繼續冒險。

在去年，哈立法克斯訪德之後，德國對中歐的政策就取得了英國的諒解。據說希特勒曾以暫不提出殖民地要求為條件，要求英國支持他吞併奧國和進攻捷克的行動；諷諷之以英國對德奧合併和德捷關係的態度，就可以得到證明了。在德奧合併的消息傳出後，英國曾拒絕法國所提的英法聯合對德抗議要求，三月十四日，張伯倫在下院演講奧國問題的時候，曾將德國官方所發表的事變經過，提出報告，為德國的發行作掩飾。雖然法蘇兩國都表示將給以

克以援助，以抵抗德國的進攻；英國却勸捷克當局，對德讓步，並設法破壞捷克抵抗德國的政策。倫敦當局暗中支持波蘭對立陶宛的侵略，並鼓勵柏克上校，聯合從波羅的海到黑海的各國，包括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羅馬尼亞，樹立一種「中立」集團，阻撓蘇聯不能過問歐洲的糾紛。張伯倫看到意大利困難的嚴重，要給墨索里尼以援助，當德意公開派遣大軍輸送武器到西班牙作戰的事實，為全世界的報紙揭出後，張伯倫仍為德意辯護，說此事並無確實證據；直到羅馬官方正式公佈了意兵在阿拉岡前線死亡的數字和姓名，張伯倫仍表示將盡最大努力，以維持不干涉政策。張伯倫說：佛郎哥的勝利，對於英國並沒有損害。英國早已和德意合作，參加了掠奪西班牙的戰爭，佛郎哥的軍隊和武器，來自德意，金錢則來自倫敦。最近各方謠傳英國已與佛郎哥訂立秘密協定，並準備貸款國民軍政府，從事國內建設。張伯倫很希望德意早日在西班牙勝利，以結束因西班牙問題而引起的糾紛，「安定」歐洲。同時不惜以各小國的利益作犧牲，以購買侵略者的友誼，維持英國的苟安，這實在是出賣世界和平的明顯的證據。

張伯倫最明顯的錯誤，是他公開的拒絕了蘇聯所提的和平國家召開會議，討論應付德國併奧威脅捷克問題的建議。蘇聯這一建議，是在德蘭併奧後，歐洲新的戰爭危機日增嚴重時

時候，向英美法捷四國提出的，它的主要的意思，是要求和平各國，採取集體行動，阻止如德併奧事件的繼續發生，以避免新的世界大屠殺，蘇聯的提議，引起全世界和平人士的熱烈擁護；獨有張伯倫，認爲蘇聯建議中不包括德意志在內，足以造成國際間互相對立的集團，同時與他所進行的對德意妥協的計劃不合，所以就斥爲「與歐洲和平有礙」，加以拒絕了。在蘇聯的建議提出後，李維諾夫曾發表談話說：如果和平各國，不能於今日採取堅定明確的立場，努力於集體拯救和平，到明天恐怕就來不及了。現在張伯倫既拒絕與和平各國合作，用集體的行動去打擊侵略者，將來和平的機會一失，就只有讓大砲去發言了。

#### 四 幻想的現實

張伯倫不顧全世界人士的責難，和英國廣大民衆的反對，固執着要向侵略者讓步妥協；他的主要的企圖，是想使英國避免戰爭。他認爲：只要使侵略者得到滿足，戰爭就不致發生了，有人以爲張伯倫這種政策，是從現實主義的觀點出發，拋開一切理想，腳踏實地的去追求和平。其實張伯倫的政策，早已離開了現實；因爲現實的和平，絕不是對侵略者讓步妥協所獲得的。張伯倫所追求的和平，只是一種空洞的幻想。

目前的世界和平，已爲侵略者的暴行所破壞。侵略者在中國和西班牙所燃起的戰爭的火



敵，已經灼傷了整個的世界；現在它們又在歐洲的中部和東北部，繼續進行武裝破壞和平的陰謀活動。在這時，如果要阻止逐漸延延的殘酷的屠殺，只有由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聯合起來，採取集體行動，共同打擊侵略者。現在張伯倫不與和平的國家合作，走這種現實的路；却企圖對侵略者讓步妥協，幻想用賄賂的手段，去同侵略者購買和平是永不會獲得的。因為侵略者的貪慾無窮，無論英國怎樣退讓，它們終不會感到滿足。

張伯倫的政策，只是設法避免戰爭，使戰爭的火燄，燒不到英國；却不努力去阻止已經發生或將要發生的戰爭。在張伯倫的觀念中，似乎存有一種奇異的幻想；就是用犧牲第三者的手段，去轉移侵略者的目標。他以為這樣，戰爭就可以和英國絕緣了。不過這種幻想，是很危險的；因為侵略者在目前所許可的地帶飽掠後，並不是就失去了吞食英國利益的能力。它們在最後終須以英國的利益作犧牲。況且目前的退讓，也不能給英國以真正的和平；近幾年來，因為侵略者的猖狂，英國在地中海，在遠東，以及在歐洲的利益，所受的侵害是很大的；日本的軍事行動，已經將英國在中國的經濟商業利益，摧毀了大半；英國在地中海的船艦，不時遭受法西斯海盜的襲擊；它在伊伯利安半島的生命財產的損失，已不可數計。德國在伊奧之後，已準備通過東南歐洲，侵入近東，復活三古路線的舊計劃，排除英國在東南

歐洲以及近東的經濟商業利益；而德俄的糾紛，也隨時有將英國牽入戰爭的可能。今後如果英國仍放任侵略者的野心，最後它自己也將變成侵略者犧牲的目標。

英國著名外交家奧斯汀張伯倫，在逝世之前曾說：「英國外交的最大危機，是不斷的向侵略者讓步妥協。」尼威爾張伯倫不重視他這位異母兄的警告，仍然向侵略者讓步妥協，將來恐怕要鑄成極大的錯誤。現在日本已準備驅逐英國退出遠東；德意已在西班牙建立了許多軍事根據地，直布羅陀和地中海西部，已經處在德意軍事勢力的威脅之下。希特勒在併奧之後，正準備使多瑙河流域，變成德國的戰時倉庫。侵略者目前正找尋抵抗力最微弱的地方，發動「小型戰爭」，企圖「積小勝為大勝」，以補充自己的實力。到侵略者的實力充足的時分，英國再要保障自己的安全，就不容易了。

在歐洲問題中，張伯倫似乎有一種特別的打算，就是改進英、法、德、意四國的關係，以保障西歐的和平。因英國的大部利益，在海外而不在歐洲，只要西歐的安全得到保障，英法本部不受威脅，對於歐陸局勢的變化，它就不必過問了。但和平是不可分割的；法、蘇、英有互助協定，中東歐洲的和平，已與西歐聯絡在一起了。所以現在張伯倫要壓迫法國放棄對蘇、捷的義務，以便西歐與中東歐洲隔離，他一方進行與德意妥協，改善英國與德意的關

係；同時用對德意的妥協，壓迫法國參加西歐的國際合作。爲着勸誘法國接受他的意見，英國當局最近已準備與法國舉行談話。不過英國這種政策，也是一種冒險的嘗試；因爲德意在西歐以外飽掠之後，仍可以回師西歐，壓迫英法。而且假如中東歐洲爆發戰爭，西歐也不能單獨保持和平。

張伯倫似乎也知道他所企望的和平並不可靠；所以一方對侵略者讓步伊協。一方要加緊擴充軍備。他以爲，當軍備強大之後，英國就可以順利推行它的一切政策了。他這種觀點，比較幻想對侵略者讓步，去乞求和平，切實多了；但仍含有很多幻想的成分。因爲現在侵略者已經結成一種集團，英國有在北海地中海和太平洋同時遇到三個敵人的可能；如果得不到他國的協助，英國絕不能同時單獨應付三個侵略者。況且日德黨部急切的需要對外擴張，它們也絕不能等待英國的軍備充實後，纔開始對外的侵略。

張伯倫對侵略者讓步妥協避免戰爭的企圖，完全是一種幻想；這種幻想，最後終須將英國帶到戰爭的泥坑中。誠如自由黨議員辛克萊所說：「張伯倫滿口和平，以求避戰；實際上英國却走向戰爭的道路。」不過世界和平的命運，並不完全操在一些反動外交家的手中；英國人民大眾，以及全世界愛和平的人士，都是堅決反對侵略者的；中國與西班牙，並且正在

向法西斯侵略者作英勇的鬥爭。在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洪流中，張伯倫支持的政策，終歸是要被批駁的。

（杜若君）

## 一九三七不是一九一四

許多人反對美國的參加集體安全，那全因為他們感情上認定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三七年是相同的。平漢（Aifred Bingham）在其「當心歐洲戰爭」小書中寫着：「在最近一二年裏面，原來那批好戰的和平主義者的男女們，又在用盡心力向美國傳播一種思想，就是我們必須馬上再『爲民主』而戰，再來反對一次那同一的敵人，雖然他的名字已把『普魯士軍國主義』改做『納粹主義』，而他的髭鬚也已從四英寸縮到一英寸」。說反對法西斯主義就是跟法西斯列強開戰那是毫無理由的，說贊助集體安全就是贊助新的世界戰爭，也大成問題。一九一四年跟一九三七年的主要區別，難道就是三寸髭鬚麼？反對孤立的說法，並非根據着種和區別，這是值得探討一下的；探討的結果固然不能決定國策，但是却可以說明大部份工人，自由主義者及急進分子對於國外事情的態度。

法西斯主義和凱撒主義並不是同一的東西，一九一四年的德國，是一個君主立憲國，有着歐陸上最進步的社會和勞工的立法，有着歐洲最大的社會黨，它的工人雖沒有特權，但至少在國內處着被保護的地位。不論是自由的，工人的報紙也有力量，這時候的情形是很難跟

今天的德國相比的。

在一九一四年的世界中，英國和德國競爭着殖民地之擴展；德國和法國等待着另一機會來清算他們算不盡的血賬；奧匈帝國注視着俄國勢力的暗中侵入巴爾幹；英國和俄國正監視着波斯和印度的邊境；日本和俄國都感到他們有在遠東再打一次的一天；德國夢想着柏林到報達的鐵路；所有列強都熱切注意着博斯福魯斯（Bosphorus）。非洲的分割和摩洛哥的危機剛告終了，世界上有所謂「日耳曼人，波斯拉夫人，亞國教徒，以及不列顛帝國，也有所謂金閩外交，和平運動雖然非常積極而且可信（例如海牙法庭的設立以及考羅斯福的演說等），可是帝國主義大決戰的時候終於來臨了。

一九一四年的事情，有許多到一九二七年還是存在着；這種相同點對於牠們探索今天世界迫切需要的國際秩序，正是一種警告和指示，但不同點和相同點在我們分析中却是一樣的重要。在一九一四年，世界現狀是受着帝國主義的威脅——一個世界的一力士「爲着生產力盲目尋求更大的場合，而受國家對界的阻礙，一九三七年擾亂世界的勢力是法西斯主義——資本主義的私生子，它剝奪個人的自由，抵制輿論；把本多凡尼亞亞煤礦公司最厲害的剝削方法擴大到全國；虐待歐洲各國的白種人，像各帝國主義者在「落後國家」中慣常對待有色人

種一樣；破壞職工會，把勞資雙方擺佈在戰爭機構的支配之下。這一切在外交政策上的反映也無須再加重複，總之打着「渾太基」，自給自足，孤立日軌的運動，大大地減低了國內的購買力；而使外國市場更成爲必需的了，戰爭消耗的鋼鐵越多，人民吃到的麵包越少，國內縮緊的褲帶，提高了促成戰爭的壓力。

帝國主義釀成了一九一四年的戰爭；法西斯主義釀成了一九三七年的戰爭，但法西斯主義的戰爭對外又兼對內，對付自己的人民，同時又是對付外國人。一九一四年的德國，正同一九三七年的德國一樣，要拉攏海外的德國人跟其母國想銜接；一九一四年的德國，正跟一九三七年的德國一樣，夢想着一個大德意志，然而一九三七年的德國和一九三七的意大利却更有着新的武器。第一就是反猶太主義的毒菌，這是一種分裂民族的有力工具，把這散播在各民主強國的中間，可以使得法國人反對法國人，英國人反對英國人，美國人反對美國人，以挑撥小規模的內戰來削弱一個國家。第二就是共產主義的「惡魔」，法西斯主義用了這種「惡魔」來恫嚇民主國家的統治階級，然後取得某種代價給他們以保護。在一九一四年，海外的德國人是間諜和偵探潛在的核心，雖然愛國主義禁止着外國人民來幫助他們，限制了他們活動的效力，但是一九三七年，德國人和意大利人却在各國形成了有爆發性的核心，這種

核心可以訓練和指揮當地的法西斯黨，例如他們今天在許多拉丁美洲國家以及美國國內所進行的就是。（最近巴西的法西斯政變，美報認為與意大利有關，便是具體的例子——譯者）。

在目前，民主社會中開始顯得缺乏愛國心的是上層而不是下層。當德國政府允許列寧和托洛茨基秘密通過德國到俄國去，它就是希望利用工農對於帝俄愛國心的倦怠，來結束東線的戰爭。可是一九三七年的德國政府却不是利用勞工階級，而是利用銀行和企業巨頭的一不愛國心理來反對他們本國的國家利益。鈔票不復散播到前線的戰壕裏去，法西斯主義所培植的感情勝過了金錢。一九一四年的英國會允許一九一四年的德意像他們今天在西班牙的爲所欲爲，或像他們明天在捷克的爲所欲爲嗎？這是很明白的，一個保守黨政府，代表着英國銀行家，商人和工業家的統治階級，是這帝國主義的利益的。貝奧汀多（Mr. Tinto）鋼鐵的主人，害怕着一個西班牙共和國政府也許要黨迫他們提高工資，而法西斯統治下的西班牙，却曾援助他們取消職工會。他們固然害怕德意將代替英國資本來統制半島，地中海的帝國交通線將不安全，英國在遠東，中東，遠東的地位將大爲削弱，然而對於前者的恐懼，顯得要比後者強得多。

法西斯主義的威脅，並不只是代表着一種名稱或短暫長期的變遷。技術的進步是跟它相



伴而行的。派索斯 (John Dos Passos) 在半漢小冊子序文中很欣慰的以為大西洋是一個「好闊的大洋」，然而最近飛到凡倫西亞轟炸的意大利飛機隊，也正是飛到芝加哥來的飛機隊；地理的分隔畢竟給萊特兄弟聯接起來了。

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是一九三七年不同於一九一四年的一點；還有一點是蘇聯的興起。一九一四年的俄國，是一個腐敗的、半封建的、專制的帝國，雖有憲法的裝飾，但腐敗至於極點。從這個腐敗的有始無終，急於着一切垂死的西方文化特異的氣味——反猶太主義。一九三七年的俄國，却成了我們時代中偉大的社會試驗的幕景。在最困難的環境之下：缺乏資本，缺乏教育缺乏國際的安全——它統治的黨努力把歐洲各大國中墜落後的一個改變為最前進的一個。蘇聯工農階級的生活，目前雖還比不上美國，但却已不是沙皇時代或巴爾幹的工人可比了。政黨雖然只有一個，但秘密投票的方法卻投給工農以反對專制，貪污和他們政策的武器。新憲法的建立，更使蘇聯走上了真正民主的道路。

俄國革命同時也反映到它的國際關係的上面。一個封建資本主義的俄羅斯，一定要向海外去找尋征服的新園地；國內好幾百萬無衣無食無家可歸的工農，固然是個巨大的潛在的市場，但這個市場在沒有推翻沙皇主義之前是無法開放的。目前的蘇聯，却正忙於開發它的

資源和工業，並提高它生活水準。它的軍隊是自衛的。它宣傳的機關也帶止起來，因為革命的氣息，已完全和平與建設的願望所代替了。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的興起，使共產主義政治家放棄了他們過去急進的態度——因此這種態度正幫助了希特勒的奪取政權；而與民主國家相聯合，以維持國際的和平；與自由主義和社會黨團相聯合，以防止西方民主主義在法西斯主義衝擊下的崩壞。

不錯，這個時期的口號和戰爭呼聲正是一九一四年的回聲，但這並不是說情勢是完全一樣的。呼聲儘管還是「擁護民主以求世界的安全」，但這呼聲的後面却有着實質上的不同。在德國議會中，不會再有社會民主黨起來贊成戰事；各國自由主義和急進主義的人們，都聯合起來幫助馬德里，因為他們知道馬德里的防務同時也保衛着普拉塔和巴黎，甚至倫敦和紐約。法西斯列強已發動了國際階級戰爭，他們想利用這個作為征服的工具。他們不僅是帝國利益而且是民主政治的威脅；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教訓了我們褊狹的急進派不應輕易對付。法西斯主義比舊式帝國主義造成了更嚴重的社會騷亂。法西斯主義實行推斥了合理主義，個人自由和自由結社。法西斯主義同時威脅着民主政治和世界第一次社會主義的實驗。

平漢說：「美國今天反納粹的情緒，已成為蘇聯外交部手中的一種武器了，」這也許是

對的。但反共產主義的情緒成了德國外交部對付非共產黨的人民的武器，却尤其來得恰實。不過，蘇聯希望的是民主國家中反納粹的情緒，可以幫助來創法西斯的列強並維護和平；納粹發動反共產主義的宣傳，却是挑迫戰爭。各階層進步分子和急進分子，都知道不應該法西斯來分散他們的力量。他們必須從海外學習這同一的教訓。柏林公然侮辱民主國家做「笨牛」。歐洲民主國家的上層階級，常在國家利益和親法西斯感情中間動搖不定，一當法西斯主義直前進展，他們便會弄得手忙腳亂不知所措。今天是馮德里，明天將在布拉哈。安知沒有一天不來叩我們的門呢？西班牙共和國的經驗證明着，當這樣時候來臨時，只有聯合一切反法西斯主義者，為自由和生存而戰。（The Nation I. F. Stone 賓符）

## 不要援助世界和平的敵人

美國人對目前遠東所發生的事變異常憤怒，但是許多人對於這個遙遠的恐怖行為視若無睹，以為我們除了置身事外，別無責任。因此，將目前情勢與我們有關的及與我們將來有關的某些特徵寫出來，也許不無用處吧。

第一，中國的四萬萬五千萬人民，以務農為主，幾世紀來一向是愛好和平的。只要中國繼續它自己的特殊發展方式，別的國家是沒有理由要損心它的武力攻擊的，相反地，一切國家都可以冀望和這些頭腦清晰，營業誠實的萬千中國人作有利的商業往來。

十九世紀末葉因了拳匪事變，在歐西各國中發生了瓜分中國土地的爭奪，在這個時會，美國提出了一個消弭這種爭奪的政策，與各國訂約對中國實施「門戶開放」的政策。二十年後，這個門戶開放的政策又具體化於一個正式條約中，締結條約的是在遠東有利益關係的各國，包括日本。這條約就是「九國公約」。所有簽約國都同意於：

- 一，尊重中國之獨立，暨領土與行政之完整。
- 二，給予中國最大之機會，以發展一鞏固之政府。

三，維持各國在中國全境商務實業之機會均等。

四，不得利用中國之局勢，乘機營謀特別權利而減少友邦之權利。

這是近代文明歷史中的目光最遠大的條約之一，這個條約正確地代表着美國在中國的利益。多年來，我們的人民在四國盡了最大的人道的力量，這是任何一個偉大的國家對另一個國家所沒有的。從成百的美國村鎮中，成千的傳教師，教育家 and 科學家跑去以他們的一生幫助中國的人民。美國的犧牲和美國的金錢建立了大學，中學，醫院和教堂，那怕在中國最邊遠的區域。

同時，在我們自己的大學中，招收了成千的中國學生，用美國的原理去教育他們，到今天，中國國民政府中的人物顯示了美國這些力量的顯著成績。

有十年的時間，中國安寧地擁有它的領土。在這個時期內，日本在自由主義的政治家領導下，對它的條約義務是忠實的。不幸在它的現代議會政治外殼之下，軍事領袖們懷有征服的貪慾。一九三〇的不景氣使這些帝國主義領袖們得到機會。一九三一年九月，日軍不顧他們自己政府中的文官領袖，佔領了滿洲。在三個月內，他們從中國割去的省份，與德法合併起來的大小人口有三千萬中國人。幾星期之後，一九三二年一月，日本的「征濟軍」攻擊上

海，但是，遭遇了完全出乎意外的中國十九路軍的英勇抵抗，以及美國政府及國聯的強硬抗議，同時因為全部美國軍隊都集中在夏威夷，在日本侵略的臨前而使日本感受威脅，日本從上海撤回它的軍隊，並未達到它的目標。

自此以後，日本的軍閥主義加強了它對政府的控制，一部份是用恐怖運動包括暗殺較溫和的日本政治家的方法。於是日本大膽地要求霸權中國，全然不顧它在九國公約中的諾言。同時，外界的事變使日本以為它對中國作新的攻擊的機會已經到來，德意的法西斯主義者正在阿比西尼亞，萊茵區和西班牙大肆猖獗，破壞條約及實行不可恕的侵略行爲。在另一方面，世界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對這些猖獗者不法舉動步步退讓，拋棄了他們一向的精神，還在英國，是可恕的，它正在應付那極度危急的歐洲局勢。但是，在原有世界最安全的地位的美國，除了孤立主義的妄說以外，是沒有理由的，當時孤立主義的浪潮橫掃一切，以中立的錯誤形式，使企圖避免戰爭的我們受戰爭的威脅。

於是日本再度大舉侵略了。這次攻擊的理由是絕不足道的，相反地，從東京政送出的聲明充分證明了這一舉動的是無理由。日本的目标是明顯的。它企圖統治中國，這恰恰與九國條約相違反。它不顧及一保全中國領土之完整。它正從事於剝奪中國的領土和奪取它的政

權，它不願一切與中國有關的國家工業機會的均等。它希圖獨佔這機會，而且在「滿洲國」已經採取了這種步驟。尤有甚者，它企圖以恐怖及最野蠻的方法來達到它的目標。

日本不是一個良好的拓殖者，即使落後的種族，它都管不來。日本連剝削殖民地必需的財源都沒有。爲了滿洲，他們已經用盡力量。在此次侵略之前，它的信用已經不可收拾，它的通貨已經動搖，同時它的國外貿易已經減少，它的工業勞工的狀況是每況愈下。日本的實際工資較一九三一年幾乎減低百分之二十。

總之，這個因前次滿洲冒險而瀕於崩潰的剛復的小國，正企圖再度以殘酷的手段，來擄取一個大於它四倍的人口，而其中的人民，在個人方面和它自己的人民一樣的勇敢，同時，在智力和文化方面，至少與它相等。

在這種情勢之下，我們及其餘的人的預測是什麼呢？日本會暫時佔領中國大部領土並強迫中國的大眾加入它的軍隊到前線去擾亂，同時它一定會陰險地破壞中國用自已的和平方式所得的發展。

這樣，日本可以使一切在中國有商業利益的國家蒙受重大損失，並且在一時之內，它可以使自已的軍力較現在更爲強大，使北太平洋感受威脅，也許就威脅到我們自己的利益。

這就是我（美）國當前的局勢。美國的人民對日人的殘酷的暴行覺得可恨。我們對不法屠暴虐的憎恨使我們普遍地同情於中國。但是，這樣就算了解麼？

首先，我要將它充分解釋清楚，照我的見解這是絕對用不到美國派兵到亞洲去的。假若中國要得救，只有靠武裝的中國人自己的勇氣。

但是，這絕不是說我們只有對罪惡作可恥的默認。可悲的地方是日本的侵略實為我們自己的國家及另一個偉大的民主國家英國所積極援助。實際上，沒有我們的幫助，侵略是立即可以制止的。

日本是特殊地仰給於外界。它缺少製造軍火的原料，它沒有可以稱得上油的東西。它根本就沒有橡皮。它只有極少的煤礦——即在平時也只能夠供給給七分之一，而且它幾乎沒有棉花。它這些商品的主要來源是美國和英國。

而且在日本的動盪的財政狀況下，它祇有靠了出賣它自己的生產品——例如絲——給我們，才能購買這些東西。

這也用不到深論。在今天，萬千個勇敢的中國人正在以英勇的自我犧牲拚死作戰，引起了全世界的敬仰。可是，要和日本，的機械化軍隊作戰，他們實際上簡直只有手裏拿的步槍



。連子彈的供給都是非常不夠的。而他們之所以會在這樣懸殊情勢之下戰鬥的原因，全是我們造成的。

所以我說，第一件顯明的事實是中國主要的需要並不是外界的援助，而是外界對它敵人援助的停止。只要在軍火稍爲平允一點的情勢下中國的勇敢已經顯示出日本的侵略是沒有希望的。

因此，第一個問題我要向英美的人民發問的是難道美國和英帝國的安全要靠我們繼續幫助日本消滅英勇的中國士兵和民衆嗎？難道我們連這一點政治家的手腕都沒有，不能造出一個國際合作的簡單方式來停止我們的參加屠殺嗎？我就不作如此想。

第二件重要的事實是日前情勢所造成的是：一般美國人思想中的根深蒂固的錯誤。我聽過羅斯福說他除了正義之外，最重和平。當二者不可兼得的時候，他捨和平而取正義。在我們最近避免戰爭的努力中，我們反轉了這個原則，將和平置於正義之上。因此我們大大地滅殺了我國對世界進步的影響。同時，我們不但沒有能得到保障，反而使我們本身的和平都感受威脅。

最近我們的中立法案的成立是想使我們的政府是在是非之間，在侵略者及犧牲者之間，

對國際法律的破壞者及企圖維護它之間保持僵死的中立，這是沒有用的。像我們這樣大的國家採取這種政策，只能阻礙世界的進步而已，這將使糾紛愈益不能解決。

在這個世界上不分是非就不能進步。在這遼東的危機中，我們不僅不能畏懼是非之爭，而且必須和企圖解決這個是非之爭的其他國家合作。五年前，當日本在滿洲發動第一次侵略的時候，國聯毫不遲疑地以正確的文字對這事件加以判決，美國政府也毫不遲疑地與國聯的判決站在一起。今日，我們的政府還是用不到遲疑的，這種判決並不是無用的，假以時日，法律就會因了這些先例而在國境的內外建立起來。在世界輿論的裁判席之前，日本是非常孤立的。假如五年前沒有那個判決，它的地位決不會如此，我們切勿在這建立以後國際法律基礎的工作中，放棄我們的責任。(The Reader's Digest) (Henry Z. Stimson譯)

## 美國參戰與人民投票

美國人民現在討厭着老是做戰爭把戲的中間人物了，他們爲了戰爭，要受苦要死亡。要把兒子們送去做炮灰。又要耗費巨額的軍需，金錢與資源。

於是他們要問爲什麼他們不應該就未來的宣戰，現在來發表些意見。他們要問爲什麼像對外宣戰（防禦外敵的侵入自應除外），這樣一個悲劇性的問題，這樣與生死有密切聯繫的問題，不應該交給人民自己去決定。

說人民不應有權力與責任來決定對外戰爭，那是毫無理由的。美國國會就有那種權力，因爲我們過去憲法的制訂者覺得這樣一個嚴重問題由人民代表來決定最爲適當。那樣的規定確在全民教育普及交通發達與消息靈通以前。到了今日，人民得到一切消息，同時又明瞭國內與國際問題。他們就能够決定他們是否要參與國外戰爭。

因此憲法上有修改條例把這樣的權力投給人民的必要。爲達到那樣的目的，上屆議會開會期中，我曾建議修改憲法議案，其文辭如下：

「經過美國議會兩院三分之二議員的通過，各邦邦議會四分之三批准，下列條文應加入憲法之內，作為附件：

除開發生侵入合衆國或其領土及攻擊領土內的居民外，議會宣戰的權力，非得到全國人民過半數投票複決應不發生效力。議會，當其認爲一個國家危機出現時，可以同時決議將戰與和的問題交與美國公民投票，投票的目的是：合衆國要不要向某一國宣戰。國會也可以從他方面通過法律，以爲強制執行這一部分之用。」

讓我來特別指出這一全國複決修正案只應用於我們從事於對外戰爭時。如果我們的國家被攻擊或被侵犯了，那時黨變敵人自無須人民投票。總統仍可以海陸軍統帥的地位，立即行動。國會在敵人侵犯我們的海岸，危及我們的生命家室及財產這等條件之下，仍保持着宣戰的權力。不但此也，這樣的建議絕無有礙於我們國防之處。這也不會惹得侵略國對我們打主意。這告訴著世界其他國家，我們不要參加用戰爭來毀壞文明這一種卑污的工作，除非我們人民中間過半數願意了採取這樣的途徑。

## 二

我極端尊重我們的憲法。我決不是爲了很不重要的原因而主張修改憲法的人。我請求大

家來擁護這一普通稱爲「和平修改案」的議案，有好多理由。

這建議不過使一種應該屬於人民的權力恢復。國會現在有權宣戰，只須經過兩院過半數的通過，其中所包括的人數，不過二百六十七人，而其他一二七，〇〇〇，〇〇〇的人民，則不能參加半點意見。因此我們發現宣戰權力只屬於華盛頓一小部份的人，選小部份人也許可以特別被一個人所影響所左右，那就是美國的總統。

我要做世界上最後一個人來對我的議會中的同僚說上幾句不敢恭維的話。我對於他們的良好的才能與愛國心，自不敢揆悠。但促成議會宣戰，有着無盡的勢力——例如寶軍火謀利的商人，那些對未來戰爭放巨大款項的銀行家，以及那些有組織少數團體，他們操縱投票，使議會議員在下次選舉中失敗等種種的力量！——這些都是當國際關係緊張的時候正可以對議會加以壓力的例子。

再者，一個在國家危急時候的總統，說不定會傾向於過分的集權，爲使其專制權力延長要求議會授予戰爭權力，把美國投入戰爭之中，以滿足其個人的慾念？

如果戰爭的壓力從各種方面波及於議會議員，而那些主張參戰與流血的宣傳家用國家榮譽與愛國行動等好聽的名詞喧嘩於他們的耳際，那末好多議員就將屈服於這壓力而投票贊

成他們頭腦較冷靜時認為不必要的論爭。好多給七次戰爭投票的人，後來一直懷疑着那動議的是否聰明的舉動。

依照我所建議的計劃，和戒嚴的問題，在投票處秘密投票，就能決定，過半數投票就將為美國判斷與良心的定讞。陰謀者，尋求利潤者，以及宣傳家也就不會驅使人民走向戰爭。外界的影響不能使這樣的決定改變。

我國走向民主程序的步驟因此也可以加強。民主政治在世界上現正佔在防範的地位，一般人認爲上次世界大戰的意義是在拿戰爭來終止戰爭，以及一使世界穩定下來實行民主政治。但是等大戰終止，十九個民主國家毀滅了，好多國家的人民自由却被獨裁者的鐵拳所推毀了。美國應該採用任何可能的步驟使世界其餘國家注意，美國的民主政治還保存着而日逐漸加強。

把這種權力與責任加在美國人民身上，會使他們澈底明白：避免第二次大戰，是他們的義務。世界好多國家似乎已向這方面邁進。如舉人民動盪還空前巨禍的努力失敗，那末就應決定防止投入毀滅漩渦的步驟了。不消說，即使世界走向第二次大戰的勢力是很強大很廣泛的。戰爭的根苗正在四分之三的地球上滋長着。西班牙內戰有造成歐洲燎原之勢。在東方，

一個悲慘的戰爭，也已開始。世界的獨裁者與軍事領袖，爲了強權及經濟利益，也在大聲疾呼厲兵秣馬了。

讓人民發表意見，我們是否要再加入他們方面！讓他們發表意見是否任憑他們的兒子拖入被屠殺的牢籠中，去幫助他們解決有史以來，就一點也不能解決的糾紛。爲什麼美國青年的母親不能發表些意見，兒子們不應再犧牲於戰神的祭壇。

### 三

無疑的，要決定對外戰爭，定有絕大過半數的人民來投票。他們一定會投票避免戰爭，而繼續我們以和平爲立場的國際關係。國務卿赫爾前冬在波諾愛爾汎美會議所說的幾句話可以表示美國人民的情調：

「那些處在統治地位，左右人民命運的人，應履行其天職，去盡力來搜索可以避免戰爭的途路。未來真正的愛國者偉大的英雄，一定是找尋着遵循着和平坦途的領袖。」

一九三六年的選舉運動中，美國兩大黨也都發信誓表示積極擁護一切加強美國領導世界和平的方法。我所主張的建議也會得二十一個鐵路兄弟團，「美國戰時母親協會」好多宗數

團體與領袖，六十五位獨立學院與大學的校長，以及無數向議會請願的個人贊助。可見人民是勇於担負這種責任的。

反對戰爭由人民複決者唯一所持的理由，是認定此種辦法，極費時，够給敵人絕大的便利，但是因現代交通工具已達於完備，可以毫不成問題。關於這一問題，海軍大將麥克高文（Somerset Maugham）歐戰時一個偉大的軍官，曾發表其專家的意見：

「請到舉行一次換決的時間問題，有一種極普遍的誤解。合衆國早已不是驛車與馬車時代了。所以我們沒有理由可說，在這樣的鐵路航空電報電話與無線電發達的時代，我們不能把戰或和的問題，交付給民衆複決，而在一週以內，得到他們的回答——實際上，在四十八小時以內，這就可辦到，如果絕對需要的話。」

這建議與我們國防的範圍及效率毫無關係。其所涉及的只不過一點，那就是宣戰權力如何行使；是由華盛頓少數團體，或者由憲法政治家來行使呢，還是由遭受苦難與担負經費的人民大眾來行使？

如果在地球上的每個國家，戰爭權力能够民主化而授予人民的話，在這一代戰爭或許可以從地球上消滅，因為普通的人民並不願意戰爭。他們對之心痛，對之愁苦，深恨其可怕的



消耗，深覺其毫無益處。美國一向以擁護正義與最高理想而著名。除了運用人民從戰爭中解放出來的權力以外，可還有更大的理由足使我們獻身的呢？ (Forney)

(美國 Louis Tanton 奉陪)

# 一九三八年

## (一) 中日風雲的前途

在中國的現在史上；一九三七年是值得大書特書的最重要的一個年頭，也許只有這剛剛降臨的一九三八年，足與爭衡吧。

一年以前的今天，西安事變已逐漸在肅清的過程中，東京以疑慮焦急的心情，注視着西安事變的解決。關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本報（上海字林西報。下同。）當時曾謂「南京政府亟欲藉此完成國家的團結」，神戶英國人經營的一家報紙，也表示同樣的意見：「西安事變至少向全世界提示一點：自共和政體成立以來，中國的團結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堅強。」

在過去的一年最顯著的重大事件固然發生於中國。但全世界的目光却都注視着東京。本報一月九日的社評曾經這樣指出：

「照目前的情形看來，決定大局的權力與其說操在中國的手中，無甯說操在日本的手中——戰爭這一個問題完全要讓日本去決定。這樣一個性質重大的決定，當然要便任何國家感到躊躇。當大規模的戰爭爆發後，要使它不超出預定的範圍，這是很想像的。戰爭將發展到

何種程度，固然沒有人能够預料，但一種可能性却常常存在，就是戰爭將導入燬滅之途……中國的和平團結，也是爲了遠東和平的保持。但還完全要看日本所採取的，似乎仍是向外擴展的大陸政策，必然要與中蘇兩國發生衝突。非十二分胆大的人，不敢預料茫茫的前途。不過，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驚人表現，至少可造成一種留聲的空氣，是否是暴風雨前的留聲，那就不得而知了。

在一年以前的今日，日本主要報紙都刊載近衛文麿的一篇新年論文，指出日本在一九三五年已經失去了一個最大的機會。他說：『當時蔣委員長很想邀請日本合作開發華北，但由於日本國內意見的紛歧，這一個機會是錯過了。』

日本紀事報也感覺到：『目前只有兩條路。日本政府繼續採取武力政策，或鑑於中國國內環境的轉變開始對華友誼合作的新時代。中國準備抗拒前者，接受後者。』

十二個月已經過去，現在已作孤注的一擲了。去年一月間，我們所恐懼的暴風雨，現在已經震盪起來了。日本並不採取「向後轉」的政策。它選擇了戰爭的前途，這是日本有史以來冒險的行動。

今天我們又迎送一個新的年頭了。環境的混亂，前途的黯淡，可說無以復加。如果我們

在去年的元旦可預言，我們今天却無須預言了。在暴風雨的震盪中我們雖然不能挺身前進，可是，我們仍不能放棄前進的努力啊！

迄今爲止，戰爭還在初步的階段。日本說已經獲得勝利了，可是事實上日本顯然尙未完成勝利。戰爭還在各方面開展着。中國軍隊在上海三個月的水決抵抗，是一種奇蹟，也許可說是一種錯誤。不過，就是對於上海戰爭的一個階段，我們也不能給予肯定的論斷。中國的新式軍隊固受相當嚴重的打擊，但從長下方面看來，中國抗戰的意志反大見增強，目前雖尙無重要的國際糾紛來擴大中日戰爭，但誰能預料戰爭前途的發展呢？

日本不獨大戰爭的企圖，在佔領上海以來的時候就已失去機會了。要是日本的軍隊不佔領淞滬協定範圍以外的中國領土，要是日本的軍隊能以愜重的態度保全中國的財產。也許還有休戰或和平的機會。但雙方易處於絕份嚴重的壓力下，中國方面在軍隊撤退以結實並焦土政策，日本方面則繼續進迫中國的軍事力量，同時破壞中國的經濟力量。最近的例子是南京被日軍佔領以後，發生許多無名狀的殘暴行爲，以及中國軍隊毀壞日本在青島的巨大投資。

至於今後的行動，我們只能妄加揣測。所說中國方面確認長期抵抗必將獲得最後勝利，

已經進行着新的準備和新的戰略。聽說日本方面計劃着如何鞏固以成事實。但少壯軍人的氣焰正高，也許不顧軍費支出的浩繁和防守侵略佔領的困難，而繼續進行征服全中國的計劃。

最後，擴大的國際糾紛。隨時有爆發的機會。據我們看來，這樣的機會目前還相當的微妙。沒有一個第三者，真正想捲入進來，否則在數月以前早就捲入了。可是，國際風雲變幻莫測，我們只有一步一步來推究這一個危險的謎團！(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二) 祝中國友人新生

在一九三八年的開頭，我們可以提出一個十二分恰當的問題，就是：我們怎樣來迎送這新的一年。自然，展望未來，有許多理由足使我們焦慮的。不僅是爲了中國的局勢，同時却也爲了全世界的局勢。英國的繁榮固然值得欣慰，其它國家的情形就不能同日而語，即日本的繁榮也因軍事上的冒險行動而痛遭打擊。從政治上着，整個的世界經歷着一種不穩定的和平，這和平在過去的一年間已陷入破裂的嚴重危險中；迄今爲止，這危險尚未消除，據我們所獲得的不愉快的印像，某種勢力唯恐天下不亂，專施「翻雲覆雨」的手段。以期「混水撈魚」。在中國，千百萬和平成性的農民的商人，都在日本軍隊推進之前，紛紛逃避，無家可

歸，飢寒交迫；在過去四個月月中，直接或間接地被戰事所犧牲的，不知多少。總之，過去的一年已經於仇惡中消逝；所謂仇惡，不僅敵對國家間相互的仇惡，同時也指第二者對於不公不義的仇不義。和平主義者，對於目前的局勢固然應作如是觀，現實主義也同樣為目前局勢所感召。

一個新年的降臨，自有其異常美麗之處，宛如一張毫無污點的可愛的白紙。為什麼呢？因為每當一年終了的時候，總有許多善惡喜怒哀樂的事情，縈繞於我們的腦際啊！今後一年的情形如何，固難預言，而且也無庸預言，但可得而知者，良善的勢力尙未被摧毀。未來的一年不免仍有棘手的事情，可是，愛正義，愛真理，愛人道，愛自由的力量，依然堅強。這一個新的年頭，也許需要人類準備着更大的犧牲吧。人類的良心自然會想到未來的痛苦，但僅僅回憶已往，實屬毫無裨益。所謂回憶，必須能夠藉以發現怎樣避免未來之錯誤的方法才有用處。不過，也有一個例外。我們如果回憶上海去年怎樣備嘗艱險的情形，也足以自豪的地方。不論局外人對於上海的印象如何，上海實在具着健全的良心，和高昂的勇氣，上海人決不是下流城市的居民。

我們確乎也想到未來的痛苦；上海現在已成孤島，窮困與災禍圍繞着它的四週，但經濟

方面，上海的前途仍然不能否認的。除非存在的理由，完全消滅，除非中國完全淪為廢墟，上海的前途仍然是有希望的。許多人的事業已化為烏有；許多人的經營須從頭做起，我們向他們表示無限的同情，並且希望這一個新年能夠給予他們以光明的前途。我們更願乘此良機，向中國人民敬致祝賀新年的誠意，希望在這一年中能夠恢復和平——不損害國家尊嚴的和平。

一九三七年已經是一個十分不良的老人了，一九三八年似乎是以一個浪子的姿態出現。但誰又能斷定呢？明年此時，情形也許完全不同了。(North China Daily News譯)

## 論中日對立形勢

歷史的發展到了頂點，就要發生大變動，或者產生新均勢，這是常有的事。閩潮一八九五年第一次衝突以來的中日關係，便是這樣，並無例外。中日兩國，命中註定必須再來一次戰爭。因日本於一八六七年的明治維新，接受現代文明，採用西方的工藝技術，大有進步，而中國則遲遲不進，直到今日，尚為最保守而「非現代」的國家。中日兩國這種不同的情況，即為今日戰爭的由來。

日本是一個島國，有人口約六千萬，生活程度已相當提高，因其堅決進行工業化，現為世界大國之一。而因其進行工業化，乃不得不有安定的市場。日本目前的工業進步，使其政策日趨於「主動」。為保持其現有的所得，只好繼續從事擴張。這原是西方各國經濟發展史的公例。至於中國，其四萬萬的人口仍墨守千年前的農業傳統，初不因其附近所發生之大事件而有所變動，現在不過很少的地方呈現一點西方的外觀，資本的財政大部託足於外人的租界。

兩國進化的不同，與日本現今地位大有關係。日本現今是東方唯一的強國，而所以能保



有此地位，實有賴於資源豐饒的中國，落於其後。故如果中國一旦開始欲追趕日本，那末東方的局勢就非發生大變不可，因為中國的進步為現代國家，勢將使日本支配權所賴以建立的基礎發生動搖。這是日本所不能容忍的，到了最後，非引起戰爭不可。中國倘若竟從此翻身而起，那末日本的基本結構就要發生危險，決無法可以避免。又若中國步武日本明治維新，而能與日本常保平行的進路，則彼此之間，也儘有保持平衡之局的可能，因為日本現在究竟還不甚熟悉以中國為其殖民地的觀念。不過目前中日兩國的文明，畢竟因為要在同等的地位上求得平衡，發生了問題。中國自然希望能儘速完成其目的。可是日本認為這與他的運命有關，非加以嚴密注視不可。

自國民黨成立一黨政治以來，日本即深感不安，覺得中國將從此具有集中的政府，將以迅速的步驟追趕日本。惟在一九二六、七年後之數年間，日本尚抱着一種心理，以為中國的進步，可由他來領導，可許他作顧問，在他的監督之下，建立現代政制。這樣，日本便可進行其經濟發展的計劃，使中國成為廣大的市場。可是這個理想，為時很短，因了一九三二年日本少壯軍人的行動，幣原的計劃為所粉碎了。自滿洲偽國建立以後，日本傳統的地位，惟有藉武力以維持。此種信念，近數年來，在東京勢力日增。不過關於如何行使武力的問題，

則彼此之間，尙未能夠一致。軍人的意見，大抵以爲目前欲在中國有所成就，須用鐵血的方  
法，避免與中國作正面的衝突。

中國方面自亦明知其情況，他們知道在着手復興工作之始，就不免受到巨大的危險。他  
們希望得到時間的利益，所以不管兩國關係甚爲緊張，仍竭力遷就。但是兩國都知道這不  
過是戰爭的序幕。如一九三三年五月的塘沽協定，一九三五年六月的前梅協定，都是此種妥  
協。可是中國雖許諾談判，却仍能運用自如。他認定只要能把握時間渡過，就有辦法，因此，  
他把真正目的藏了起來，因爲一經表示，就將受日本的打擊。對於這事，日本自然知道。中  
日兩國還繼續進行交涉，彼此都知道一方的目的，若有成就，對方就接受重大失敗的。

筆者對於中日兩國的對立，抱着這樣的觀感，這次再到中國遍歷香港廣州長沙漢口南京  
諸地。十月間，蘆溝橋事變爆發，據有些人的意見，大約中國將再謀規避，日本依舊要以此  
爲地方事件，即這次事件將不致成爲重大的衝突。但當時的中國已進入全民戰爭（Popular  
War）的階段了。事實雖發生於北方，但是南方的民衆却都表示很大的關心。一切宣傳的  
活動，如演說，唱歌以及南方的示威遊行等，固然不可得而見，但對於戰事消息，各方都非  
常注意。甚至如車夫苦力，亦以此爲談資，新聞記者常常擠滿了閱聽的人。這與一九二五

年時大不相同。當時共產黨的宣傳如講演，傳單等盛極一時，可是成效則有限得很。並且，使一般中國通口專家覺得奇異的，也沒有西方那樣轟動全國的熱烈的運動，當時的華人，其對日人的敵意，大概由個人的激動出發，而非由國民的感情。他們感到日人的侮辱而憤慨。他們覺得中國過去地位之被蔑視着。因了日本殘殺，他們把舊的信仰與新的動員，一時齊發，而日本最近在北以及華北的行爲，他們認爲這是將來自己的前例。因此，日本唯一再聲明沒有侵略野心，願與中國合作，在中國人中，即頭腦極簡單者，也知其謬妄。如車夫苦力，都知這是與自己的生存有關的事件，決不能稍存苟安之念。這便是一般中國人的對日感情。

不過在所謂資產階級的中國人中，却沒有這種感情。他們深恐賊事引起巨大損失。所以當事變初發生時，他們很希望兩國當局能够和平解決，他們眼看着日本之撤換僑民，致漢口南京各地日僑所居的地域，一時趨於荒涼，頗覺遺憾。在這些當中，甚至仍有與日本作買賣者，爲了求得高價，且不惜與日本的軍隊作交易。至於如教授，著作家等所謂「自由職業」者，則其態度固與資產分子不同，但與一般民衆也有分別。他們誠與一般人同樣憎惡日本的統治者，但其所抱的感情，較與西方國家當危難時所有的愛國心相似。他們現在都是擁護南京政府的。

日本的情形與中國不同，在那裏，沒有如中國樣的熱烈的感情。日本雖不乏竭力打開這難局的決心，但却沒有中國人民那樣個人的憤恨。當九月時，雖大家都知時局已甚嚴重，但是還視為中國事變（"China incident"）而不言「戰爭」。日本人把戰爭視為一種應盡的義務。當蘆溝橋事變發生，中國人燃着滿腔感情而鼓動南京時，日本人認此為根據當局計畫所造成之事情。而許多知識份子則自己抱着獨立的見解。過去自由主義的傾向，在底層還可看到。政府為了鼓舞人民好戰的心理，當可在大阪神戶東京的街上看到彩色的汽車，滿載青年男女，高呼口號。到處是旗幟，送出征的，慶祝勝利的，形形色色，不可計數，電影中也多是戰事影片。但是民眾並無熱烈如狂的表現，大家都冷靜地，接受政府所加於他們的要求。

上面是說中國民眾的情形，至於兩國政府，對於戰事，他們都有其不同的理論。當八月間，除了南京的一些外國軍事顧問外，大眾不甚相信中國的勝利。但是中國的領袖們由其國家統一的成功與國民意識的覺醒，漸覺有實現的可能。他們以為戰事雖然敗績，但只要民眾能誓死抗戰，舉國同仇，那末中國必有復興的一日。退却，失敗以及失地等等，都是不關緊要的，中國仍有廣大的地方，足以捲土重來，打败日本得到勝利。他們由上海戰爭中一般民眾的所表現，更覺這個理論是確有根據。

此時的南京政府，因受巨大的壓力，把各黨各派集合了起來，這其間雖仍不免摩擦，像東京的內部一樣，但其所處的地位却不相同。眼光遠大的愛國志士，他們覺得最大的危險不是日本的侵略，而是因了經濟的重壓，致內部又趨分裂，或者各地方彼此隔絕不相聯絡，或者因失敗而意氣沮喪。因此，他們想用「建設的失敗」這一理論來加以寬服。而由八月間的情勢，國民感情的高漲已一致表示非抵抗到底沒有其他出路了。

日本的戰爭理論，照其首相近衛的意見是這樣，當戰事初起時，近衛曾派人至中國考察一切。他看到中國已不惜一戰，而日本軍人則欲如過去一樣與中國地方當局解決華北事變，因此，他頗想在相當時間內解決對中國的問題，取得滿洲與華北，俾日本國內的少壯軍人得以滿意。而東京的保守分子則頗想乘此安定兩國的關係，使其軍人不必訴諸武力或實行併吞而有較滿意的結果。不過他們對於中國武力抗戰的決心與力量，都估計過低。那些急進派認定中國的敷衍是求準備，而在此時，英國也正竭力整軍經武，以謀再稱霸於國際政局，故為的防止將來的大戰，現在是有訴諸武力先發制人的必要。他們以為日本之作戰，可以促中國的覺悟，使中國明白共存共榮的大道。中國若能一旦承認失敗，承認日本優勝，改悟前非，那末就會知道日本的好意乃至是為中國的了。

日本全國的粗魯態度，以及意志萬能的信仰，現在比過去為甚。他們把滿腔的野心提高至超越一切的地位，這在中國看來自然是不合理的。中國過去的歷史雖屢有起伏，但始終不失其民族的存在。而日本的前途則大可悲觀。我們西人以爲日本之所以抱無窮的野心，實因日本國家地位在世界處於不利情勢，而過去的成功不僅未會使這情勢緩和，且反更加使其促進。日本知道北方有一位七千萬的白人包圍着他，而其近鄰地方，則有除了種族以外，一切都與日本對立的國家，使之不能有充分的活動。日本把中俄兩國，作爲永久的巨大威脅，因爲兩國的人口資源，都遠比日本豐富。日本受了這個影響，態度日趨頑強，俾欲以其意志之力來打開這個對立的矛盾了。

由於日本這種野心，整個東方都動員起來。日本的錯子，一設向大陸，大設向海洋。大陸方面，蘇聯已決定在阿爾利亞獨立一戰以阻日本的侵略。英國爲使其遠東政策不受損害，也在亞洲海洋建立要索，從暹羅起而到檳榔嶼到新加坡，從新加坡到香港，節節封鎖。菲律賓與暹羅，也將領軍備，俾戰爭發生時得自有選擇的餘地。荷蘭一向是厭惡軍備的，也開始磨子了。凡此一切，其目的何在，是很明白的。目前，莫斯科與倫敦對於遠東利益的保衛尚無何等諒解，但在彼此能一見明白共同的利害，則這樣的時候必會到來。在目前，我們來加

預測，誠未免過早，不過日本關於中國的戰爭，可不能把英蘇兩國置之不顧。日本今日之對華戰爭，因此，必須顧到西伯利亞方面，考慮蘇聯對於先發制人的戰爭，他的見解，是否與日本相同。

今日的日本正為各國的暗影所襲而驚懼不甯，因此，他覺得只有在這時候，訴諸戰爭，尚有勝利的希望，倘若英國的軍備一旦完成，中國的力量也有相當的準備，那時，他就要錯過機會了。至於中國由其精神的力量在此時所受之重大試驗，對於過去的外國勢力，必將更不能忍受。他要自己成爲主人，而以平等的地位與各國成立聯盟關係。(Foreign Affairs

季刊) (德國 Paul Scheffer 從)

## 日本必敗與遠東前途

遠東的戰事已經爆發了。現在我們所要知道的，是它帶了些什麼來，而且結果將怎樣。

### 中日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遠東的戰事不能不爆發。避免它的最後一個機會，已在一九三七年春幸中過去了：在當時，日本人曾暫時猶豫一下，他們有一會兒似乎想採取那比較容易走的妥協與和平之路——但只有一會兒。他們隨即決定作孤注一擲，以求得東亞的霸權；於是中國人就只有兩條路可走：投降日本，或破釜沉舟，竭盡全力以抵抗那佔着無上優勢的強敵。他們選取了後面一條路；在他們目前的悲痛而又激昂的心情中，他們不能不如此。從此以後，問題就不在會不會發生戰事，而在戰事何時爆發且如何爆發了。現在它已經爆發了；而無論它的結局如何，世界一定要為之改觀了。在此刻，只有這一點，我們是敢斷言的。

### 遠東的前途

但是現在正在決定的，不係是世界上是否又有一國將變成殖民地的問題。而是一種重大的歷史變動，一種權力的重新估價。此刻正在中國進行的戰事，乃是比世界大戰以來的任何



國際事變更重要的一場戰爭的發端，而且大概也比下次世界大戰發生以前的任何事件更爲重要——如果這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的話。

因爲第一，目前的戰爭並非在東方的一個真空管中進行。西方各國除非僥天之幸，或竭力抑制自己，或同時互相作戰打得大家精疲力竭（其實這是未必有的事），才能避免被牽入漩渦中。日本如得到迅速的、斷然的勝利，暫時雖可避免連累其他各國，但以後連累它們的機會却更多。而且日本要得到迅速的、乾脆的勝利，照目前的形勢看來，也是不可能的事。

第二，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裏於北平郊外發端的戰事，我以為也是日本的淪落的發端。用東京的一個日本政論家的話來說，（他當然是在私人談話時說的，）日本正在實行自殺。這也許說得太過分了，但我們很可以說，帶軼於一八六八年的日本的勃興，已在一九三七年達其頂點，而日本的衰落過程已經開始了。我深信只有其他各強國的自相殘殺，才能使日本不致淪爲二等國家——至少在最近的若干年間。不然，日本所能希冀的，至多不過是對於中國的一種決定的、迅速的勝利，但這種將引起對其他各國的戰事，這些國家無論單獨或聯合對日作戰，所能動員的力量都比日本強大得多，甚至不可相提並論。反之，如與中國長期

作戰，則日本的國力將消耗殆盡，結果將不能俯首聽命於其他各國。無論如何，日本都不能再站在這時代的高峯上了。

第三，對於目前在遠東進行的公然的。有組織的大規模屠殺，無論中國，日本，美國政府，或國際聯盟，都沒有稱之爲「戰爭」，這頗有先見之明。因爲這並不是一場有頭有尾，有最高潮，而最後以簽訂和約爲結束的例行戰爭。照目前的一切形勢看來，它將成爲一種延長而散漫的戰爭，正式的戰鬥或許不久就會停止，但游擊戰將繼續進行，以致永遠無法斷定戰事已於何時正式結束。因爲始終沒有宣戰，所以也永遠不會正式宣告議和。只有一方或雙方都打得精疲力竭，不能再戰的時候，或有第三國加入其中而使它成爲一種尋常的戰事的時候，或者才能看到和平的曙光。

最後，亞洲東半部在一九一八年以後所處的懸而不決狀態，已被打破了。它何時且如何才會重行安定下來，此刻當然只能加以臆測；但其形勢必然將與一八〇〇年至一九三〇年的東亞大不相同，這是毫無疑義的。或者德東將消滅西方各國在那邊的勢力，而在完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造成一種平衡狀態；不然，就將有一場新的亞洲爭霸戰展開來，這場爭鬥的性質將比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戰爭——或竟比上次的世界大戰及其尾聲還要可怕，歷時更久。

## 列強干涉與蘇聯出兵

茲更將以上諸點詳述如下：

先說其他各國的干涉問題。它們並沒有什麼應該或不能不參戰的理由。也沒有什麼無法抗拒的壓力。但是，目前的一切的形勢幾乎都有走上這條路的趨勢。如果戰事可在短期間結束的話——這就是說，中國不久將崩潰而停止一切的抵抗——則至少在目前可以避免這種危險；但這希望是不易實現的。唯一的真正遏制力，乃是歐洲方面的戰爭的「優先需求」。如果遠東的戰事不擴大而成為世界大戰，那主要的原因一定是歐洲方面的戰爭危機使其他各國在遠東方面不能不分外謹慎。

目前的戰事的地方化希望，第一乃視蘇聯對於日本的饑食的恐懼是否大於其在歐洲方面的謹慎需要而定。換言之，就是日本將予以多少的刺激，而蘇聯在歐洲方面的困難能緩和至若何程度。因為歐洲的真正安定靠期尚遠，所以我們不必去計算它——雖然日本是把這一層列在它的計算中的。因此，決定的因素乃是日本將對着俄國的領土北進，西進至若何程度，且何時前進。日本在華北的行動，大部分乃以蘇聯為目標；這是很明顯的。日本人究竟是否將以取得戰略上的優勝地位為限，現在還不知道。他們在目前因忙於對付中國，也許無暇幹

旁的事情；但在另一方面，他們也許會決定，既已破釜沉舟爲國運而奮鬥，他們也不妨爲了遠東的全部霸權而作孤注之一擲。

如果他們這樣幹，如果他們要侵入西伯利亞或外蒙古，那末，蘇聯的參戰就是必然的結果。我知道遠東的人沒有一個對此懷疑。就是日本的軍部也復明白這一點。在這樣的場合，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否爆發，又將視德國是否願意爲此而且自以爲準備齊全爲斷了。而這大半又視歐洲的形勢而定。但就一般而論，我認爲如果蘇聯特承入了遠東的漩渦中，世界大戰是將有發生的可能的。

我們也不要把蘇聯當作一個只會被動的因子，它也可以自己發動，趁日軍被牽掣在中國的時候，直接出場對付日本，或者在各方面援助中國，以加速日本的耗竭。在這兒，決定的因素也是戰事將延緩多久，而德國的威脅是如何急迫。如果冷靜地爲自己的利害打算，蘇聯靜待着是毫無山失的。只要中國能勉強支持住而強迫日本使用其最精良的軍隊及其一部分的軍備，蘇聯多等一天，對於它自己就更好一點。它每等一個月，它所要應付的日本就更弱一點——無論在人力方面或軍用品方面。即使中國在六個月之後被打得屈伏了，（這是未必有的事，）蘇聯的處境也則比六個月以前更有利。而且中國決不能徹底被征服的，當日軍在

對別國作戰的時候，中國的軍隊又將起來攻擊其後方了。所以我認爲，當行動以深思熟慮爲根據，而發動操縱於自己手中的時候，蘇聯至少暫時是不會參戰的。但要是日本真正很衰弱的時候，那又富別論了。

到這河地處爲止，行動能以深思熟慮爲根據，這是很難說的。留在日蘇交界處的炸藥太多了，要消滅意外之事是不可能的。雙方也許都願意避免戰爭，雖然沒有一方面真正相信這能長久避免。這事總要發生什麼事情，使它們衝突起來的。最近數年來，雙方都盡力虛張聲勢；但在最近四月間，雙方都存增加其陸軍：日本一邊調兵赴華，一邊已在西伯利亞邊境上悄悄地集合了大軍，而日本的部隊正在向蒙古的「無人之境」推進。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如果能夠避免衝突，那真是僥天之幸了。

關於引起國際干涉的動機，我只說到各國的爲自己利害打算一種，因爲我認爲其他的動機都是不成問題或不能實行的。自然沒有什麼能夠阻止目前的事。世界上其他各國所能做的，只有將日本認爲侵略國而加以懲罰。很明白的，要做到這事，只有派遣比日本更強的海陸軍前去。經濟抵制效力，尤其是在遠東，現在還待證明；但是不用說，唯一有效的經濟抵制，乃是全球一致的抵制。在目前，怎能談得到全球一致的國際行動呢？國聯儘管通過決

議案，美國政府儘管加以贊許，被侵犯的條約的簽字國儘管召集會議——這種種行動決不會發生什麼效力的。無論那一國，若要在遠東的衝突中有發言權，就必須加入其中。

如果蘇聯加入了，將怎樣呢？現在不能再像三四年前那樣確定地說了：即是如果俄國幫助了中國，俄國就將在中國得勢，而中國大概也將要赤化。在當時，這種假設是有相當理由的。中國在那時毫無能力。若要從日本的手中救牠出來，只有由蘇聯派遣一校與日本同等強大的軍隊去，供給以軍用品，組織其國防，指揮其軍事行動。而戰事告終時，蘇聯已在中國立定了腳跟，掌握着大權了。但現在我們不能這樣說了。中國已並非毫無能力。牠在為自己作戰。如果蘇聯來加入的話，牠只算是一個同盟者，而並非「救主」。如果在戰爭告終的時候，中國還有一個中央政府，至少其軍隊的幹部依然健在，那末，統治權決不會落入蘇聯手中的。……

### 日本必定失敗

在剛才的議論中，我是暗暗地假定，如果蘇聯參加了，日本就要失敗。其實無論怎樣分析，都得不到日本不會失敗的結論。無論蘇聯加入不加入，日本都不能得到真正的勝利。我看不出來，日本即使打敗了中國一國，牠怎能獲勝呢？日本所發動的這場戰爭，無論如何結

東，牠都要失敗的。

戰爭的結局在事前是很難推定的。專就軍事上的結果而言，日本即使沒有德國相助，或許也能打敗中蘇兩國——這還是免強可以想像得到的事。但如果說牠打敗了中蘇兩國，能够不精疲力竭，以致無法利用其勝利之果，而不得不聽命於英，美，法等國——這就無法想像了。牠即使能使別國保守中立而與中國單獨作戰，結果也一樣。所謂「打敗」中國，是什麼意思呢？擊潰中國的軍隊嗎？這，日本也許做得到的，雖然所需要的時間比日本軍部所估計的要多得多。嚇倒中國的什麼當局，使其簽訂條約，以「自治的」華北的全盤統治權以及其餘各處的「準統治權」給予日本嗎？這，日本或許也做得到的。但是，要防止分散的軍隊的兵士繼續擾亂，並實施所簽訂的條約，卻沒有這樣的容易。假使不是不可能的話。這兩件事都需要時間，以及——更其重要的，大批金錢。

我在本文中已幾次提及時間因素的重要。如果日本能以種種方法立刻將中國完全壓倒，那末，戰事的形勢就會全部改變了——無論對於日本或對於全世界。但現在早已十分明顯；日本做不到這一着。如果這些乃是操演，那末閱操的裁判員不久就將把勝利歸於日本。但，如果中國的軍民繼續擾亂，使日本不能不在中國駐紮與其平時的常備軍人數相等的軍隊，那

末，形式上的勝利對於日本有什麼好處呢？在那時，外界的敵人雖然或許能壓伏，但內部的敵人却將繼續啃着日本的要害。

### 金錢·金錢·金錢

在拙作「日本帝國主義的代價」文中，我曾將戰事爆發前的日本經濟情形剖析了一下。我指明，即使沒有戰爭的加緊壓力，日本的經濟情形已經很危險了。現在牠已陷於絕境了。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初，日本的政府要籌款來彌補這一年度的預算缺額，就已很困難。實際上它竟不能夠發行此項赤字公債。在這以後，它却發了二十五萬萬日元以充軍費——此數額三倍於其以前無法籌集的款項。現在我才明白，行如着「準專制」統治權的政府，具有着怎樣的財源。但在目前，日本並沒有二十五萬萬元流動的資產，可供政府取用。而且此款只能應付到一九三八年為止的軍費。

即便在一九三八年初春以前，軍事行動就夠緩，日本的經濟緊張也不會緩和的。日本必須繼續耗費巨款，至少直到那時；而在那時以後，仍須繼續耗費，其數額也小不了多少。憑着尋常的辦法，日本的財政問題是不要解決的。唯一的緩和辦法，是禁止除重要的軍需品以外的物品輸入——這早已實行了。資本的使用，也可加以嚴格限制——這也在實行了。



然而，飛機用舊了，不能不加以補充；煤油，棉花，與鋼鐵，每天都有鉅額的消耗；大砲燒毀了，而砲彈正在放出去。這些都得立刻加以補充，因為蘇聯的危險始終留在目前。要補充這些，就得購買材料，而這些材料大半來自國外，必須以輸出品或黃金去交換的；但輸出品數量即將減少，而黃金的數量減少得更快。日本正在急遽地採用的全體主義經濟制度，雖然對內可以武斷地規定通貨的價值，但對外購買貨物時却不能如此。竭力抽用其公家與私人的金準備，並壓低工資而在國外拋賣其輸出品，日本或許能將其通貨免強維持至一九三八年秋天或冬天。但在這以後，就沒有人知道究竟將怎樣了。沒有一個人日本敢去想它。日本的軍部，現在雖已不如一九三七年七月間那樣驕傲地自信，仍舊以為這並沒有去想到它的必要。凡是平心靜氣地檢查過日本的經濟賤薄的人，沒有一個能發見一條出路。日本也許仍能免強支撐着，但將十分緊張，只要一遇突然的壓力就將完全破裂。

### 打敗了中國又怎樣？

這樣，它即使打敗了中國，又有什麼用呢？它如果不能利用其新的資產，勝利對它有什麼好處呢？就是在一九三七年夏季以前，它也沒有財力來開發其在華北所獲得的讓與權。到了打得精疲力竭的時候，它還有什麼辦法呢？到了這時候，它還能用最近數年的輕蔑態度來

對付西方各國嗎？如果它在中國本部也像在滿洲那樣地幹，如果它要剝奪其他各國的權益，英國與美國會像以前那樣不抵抗嗎？而在「滿洲國」的邊境上，日本更不能不分外的小心謹慎，因為蘇聯的紅軍正在等待着時機。我已經說過：只有西方各國在同時自殺或毀滅於其自相殘殺中，日本才能得救。西方的景色此刻雖很暗淡，但日本却不能把這當作保險。

目前的戰事無論如何結束，日本都將大傷元氣，至少須三十年始能恢復過來。而且這還是最遲停的呢。要是就最壞的來說，那它對中國的戰爭將一直遞延下去，直到它快要精疲力竭，最精良的軍隊已經死傷殆盡，而其餘的大部分都在整備着中國的很長的交通綫而不能調動，其軍用品已用竭且無力補充的時候——於是，蘇聯的精兵出來逼它應戰了。在這樣的時侯，日本真空回復一八六八年以前的地位了；一個無足輕重的島國，但又不能閉關自守，即使有一場世界大戰牽牽着蘇聯，使它不能襲其後方，日本也不能得救的。

我們所不能理解的，乃是日本的軍部及其輔佐的文官的推理方法，以及他們的行動所根據的原則。他們所願應到的，只有最冷酷無情的武力政策。他們自稱畏懼蘇聯，所以將其全部精力與資源集中在對蘇的防禦工作上。那末，他們為什麼要讓自己被嚮往在對華的冒險中呢？假使請太中林等來決定日本應走的途徑，使蘇聯能從中獲利，恐怕也不過叫日本做它現

在正在做的事。如果日本人真正相信他們最後必然要蘇聯一戰的，那末爲什麼不避免與中國作戰或對中蘇兩國同時開戰呢？既然他們無論如何總要備着實力來對付這兩國的，那末爲什麼不在實力最飽滿的時候去對付它們，而要等到被中之一弄得疲乏了的時候呢？

對此的解釋，一部分是：日本的軍部從來沒有實行推理，它昧於世界大勢，只知道根據軍事技術教科書上的規則造成其理論。還有一部分解釋，是在日本軍部對中國的驕傲。它以爲中國的軍隊將在日本之前瓦解；正如日出東方一樣的毫無問題。即使戰爭已經長到八十天的時候，它還是深信戰事在三個月之內定可以了結的。日本的將軍們也許是很好的軍人。還尚待證明。但是作爲政治家，他們已使他們的國家走到危崖的邊緣上了。

### 最好的事是中國的復興

中國將怎樣呢？日本在企圖征服中國之際將耗盡實力，中國在感受將如何呢？——這場戰爭將破壞其全部近代建設及不少資本財富，並將使其大部分人民流離失所。即使如果這次的戰事沒有第三國參加，一直拖延下去，直到雙方都精疲力竭，那末，我以爲先復元的將是中國。它還沒有像日本那樣高度有組織；其復元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如果中國不被征服，那末有一件事是可以斷言的：它將着手馴逐佔有其領土的其他各國，中國即使消極地勝利，

也將不能忍受任何國更侵犯其獨立。到了那時候，無論哪一國若要保持其在中國的特權，就非爲它而戰不可。

究竟有沒有一國敢步日本的後塵，要看中國的衰弱程度而定。如果它完全精疲力了，不能保全其獨立，而日本已成了一個消極的因子，那末，像十九世紀那樣的侵略局面又將展開來了。不過這一次，爭鬥將不僅限於中國本部，而將擴展至中亞。目前的衝突，就是因東西兩方面的鰲角都向蒙古，新疆等處伸展出去而發生的。在某種意義上，蘇聯與日本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又在亞洲大陸上對着彼此前進了，正如在一九〇四年以前一樣。在某種程度內，目前的衝突是一場大爭鬥的第二個回合，其第一個回合爲一九〇四——〇五年的日俄戰爭；在當時與目前，英國都是一個很關切的旁觀者，希冀雙方的戰鬥者打得兩敗俱傷。不然，英國將有一天不能不親自跳入這戰場了。至於美國，對於中國（如果不是中亞的話）早已是一個躍躍欲試的旁觀者了。

中國的戰事如沒有斷然的結果，不能消滅遠東方面的一個或更多的競爭者，這將是最壞的事。就世界和平與其他各國的避免遠東戰禍而言，最好的事乃是中國的復興，即使不能得勝，至少當有充分力量抗拒任何的威脅。在前一個場合，目前的戰事將成爲一連串戰爭的序

幕。因爲中國不能永遠做一個真空管。或者她能自強自立，不然她就將爲某一強國所統治，在後一個場合，現在各國在中國擁有的既得權益就將遭災了，但在相當時期以後，牠們自會在新的基礎上建立同等有價值的利益的。(E. Cairns) (N. Peller白石)